

書 叢 會 社

# 興復的業農與特爾基

---

著 悌 潘

譯 卓 黃

社 學 共

1 9 2 2

# 勞農俄國研究

是書專述俄國勞農主義經過之原委，對於俄國革命之歷史，勞農政治之特質，組織之綱要，社會文化設施的方法，解放婦女之原由等，均敘述甚詳，讀之不僅明白勞農制度之現狀，且可了解勞農主義的宗旨之所在。

李達譯 一册定價一元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

一月初

(基爾特與農業的復興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叁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Penty*

譯者 黃卓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分館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瀘縣
福州	廣州	潮州	張家口	梧州	雲南
貴陽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 基爾特與農業的復興

## 目次

中華民國卅五年十二月廿一日收到

第一章 社會學說的需要	一
第二章 外國貿易與工資	六
第三章 大企業的專橫	一三
第四章 投資與浪費	二〇
第五章 生產多而消費少	二六
第六章 固定價格代替投機	三二
第七章 基爾特與公平價格	四二
第八章 將來之大變化如何	四八
第九章 農業與移民	五八

第十章 機器與失職·····	六六
第十一章 道德與經濟·····	七七
第十二章 工業主義與信用·····	八三

# 序

在最近投稿倫敦日報的「混亂中的歐洲」的幾篇文章裏面，作這幾篇文章的人從大戰停止後匯兌跌落的比例的趨勢中推測到近代歐洲的命運。在他的最後那篇文章裏面，他暗示「或者基爾特社會主義者看見了一個最後解決的異象」他於是又繼續說「但是如果是如此，他們就須現在從雲霧裏面下來趕急在此地動手建設他們的制度」因為「若是讓世事隨他自己再飄搖兩三年，那就未免太遲了。」

這本小書接受歐洲事務的普通觀察點像在那些文章裏面所列舉過的一樣，並且還把這種討論拿近實際政治一步。若是我們不能發見基爾特社會主義者在各處建設他們的制度，這就並不是因他們沒有對於這事的願意和欲望，乃是因為除開關於建築基爾特以外他們就不知道要如何的開始工作。我們相信我們知道最後的解決；但是至今我們並不十分明白第二個手續是甚麼。基爾特社會主義內部最近的區分僅僅為追及這種運動的若作一個顯然的證據。當我讀那些已述過的文章的時候，我覺得這種苦惱或者憂慮因為基爾特的學說和政策不十分

適當到這種程度：他的建築僅僅的圍繞了生產的問題，卻把匯兌的問題疏忽了。或者這種事情是不能免的，因為我們開始就從生產問題的研究而不從匯兌問題的研究來相信基爾特組織的主要的正直。並且，基爾特學說的特別形式大都是因為他要起來抵抗集產主義的官僚的趨勢。在這方面，基爾特學說的缺點並不是在他確說的非真理而在於他沒有注意真理的其他方面。這本書的目的就用匯兌觀察點述說基爾特的學說和政策來修補這種缺點。他和以前的基爾特理論不同的地方就是各有各的注重點。代替把基爾特的建設當作中心的問題，他把基爾特視為到終點的一個方法——終點就是公平價格的維持——相信只要這個匯兌的問題是一個金錢和價值的問題，公平價格的設立總是匯兌問題的解決。他又表示出來，對於英國，農業的復興是使匯兌堅固的必須的條件。把問題這樣的推廣，他可以吧基爾特的意義傳到他從前沒有到過的地方去。

前面已經提及「混亂中的歐洲」的幾篇文章。經過他們的著作者華爾德君 (Mr. J. S. M. Ward) 和倫敦日報的主筆的許可，我能夠將他們放在這本書裏面當為附錄。這幾篇東西是華

爾德君所作的「我們的工業制度能够存在麼」一書的概論 (Can our Industrial System Survive) (W. Rider and Sons Ltd., 28, 6 D.). 我對於這本書不能過於稱贊，因為如果事實和數目將要使我们覺得這種我們遇着的情形的實現，他必會如此的做，不過對於一個很想了解這種問題的人，這卻是不可少的書。

潘 佛

# 基爾特與農業的復興

## 第一章 社會學說的需要

世人對於解決社會問題的意見雖怎樣的不同，然而他們總承認現在的秩序是已經混亂。誰都覺得世事是一天不如一天，但他們承認這不過是一時的問題——頂多不過幾年的光景——我們就會走到那個大的「危機」。那時可以決定或者英國將成爲俄羅斯，或成爲中歐的樣子——無政府和野蠻——或是從新改造一番成爲一個以協作或公共社會爲基礎的國家。

對於上敘的兩條道路，世事將選擇那一條，都是以我們在近的將來的行動爲轉移。若是我們讓自己這樣的混過去，那麼，不出幾年的光景，我們一定要到我們所稱爲波爾斯維主義的地步。因爲「波爾斯維主義本是窮苦飢餓人最後的遁逃蔽」(註一) 等到我們曉得現在一切必經過的原因，我們那時纔相信飢餓是我們的盡途。若是我們想免去這個命運除非趕急向前從根本改造社會，差不多沒有別的法子。因爲這本是根本上的一個問題。所以除非我們乘這危機沒



到以前趕急去做，我們必不能假保存我們現在的文明。

(註一)在這個國中，波爾斯維主義是非幻想的社會理論者的最後地步。

同時我們的改良家和政治家，所遇着一個困難，就是他們應該知道怎樣去做他們的事。他們的生活大都是依着某種理想，絲毫沒有想到未來的事情。他們總覺得我們的燦爛的文明的進步和解放，其中雖然有些不完全的地方，究竟比過去的文明高得多了。不過現在我們已經被「天罰」克服。幾年的戰爭把我們燦爛的文化漸漸的破壞，而我們的改良家和政治家並不能解釋這樣的事爲什麼能發生，因爲他們缺少一種對於社會問題的全體的了解。直到現在他們還僅僅的注意到社會上次等重要事情，把那些主要和根本的原理的討論忽略過去，以致缺少那個大「危機」所要求的心智的準備。

他們缺乏真正的把握的證據，從各方面都看得出來。凡是曉得自己需要甚麼的人，總是向前直進！他們一舉一動，總是迅速，並且具有決心。但是在現在若是有一個人僅從表面上判斷，他一定會說政治中最大的意見，要等我們被壓迫的時候，他才能變到高貴的地步。不用說，那只是表

面上的判斷罷了。講到真實的解釋，就是我們的政治家也已經迷了他們的途徑，他們缺少一個指南針去引導他們。換一句話說，他們已經成爲機會主義者，因爲他們失了他們的信仰，而他們之所以失了他們的信仰，就是因爲他們所依托的社會學說，已經變爲不能保存的東西。在歐戰以前，風行十九世紀的經濟的個人主義的福音，早已喪失了他的信用，同時代替他的集產主義又已經證明不能施諸實行。但是這次大戰，却成就了這些信仰的破壞，其結果，相信這些信仰的人，竟七顛八倒的有時實行這個，有時實行那個，希望某種事實可以挽回，那時他們又可以得志。不過這都是白費心血，因爲他們既沒有信仰，所以就缺少堅信；而且這件事足以妨害他們在任何方面以同一的目的或繼續的努力去活動。在成千累萬的應該隨時注意的事情中，他們不能般分別那是主要的和根本上重要的，那是次等重要的。所以有時他們無意的碰着那些如果他們能般堅持到底一定會產生結果的事情，他們總是缺少前進的決心，並且當他們碰着一些阻礙的時候，他們就繞道而行，或是選一條捷徑去走。所以一直到我們能般創設一個社會學說未引導他們，他們才能做事。因爲世界上本沒有甚麼純粹實行上的問題，何況在每個實行上的

問題的後面，還有一個理論上的問題的存在。

到現在，所有從前曾經得着廣大的組織去支持的社會的學說，自歐戰以來都完全失敗了，至於失敗的唯一原因，即在這些學說承認產業制度是一個永久和堅固的東西，這不獨資本主義的經濟學者以此爲然，就是社會主義也是一樣，並且所有社會主義者的學說，大都預先假定將來必有一個時候，工人能够把資本家的產業拿來自己管理，其結果，社會主義者和勞働的領袖們當他們看見產業制度破碎的時候，他們一定非常迷惑，和資本家自己一樣。這種分解的可能性從前並沒有在他們面前實現過，並且他們也沒有想到如何去阻止他。這並不是可驚異的事；因爲他們信仰產業組織的永久有如此厲害：足使他們拒絕一切和產業制度不能一致的思想；並且凡是具有根本性質的思想，終久免不了，和產業制度衝突，這在實際上講來，就是他們不承認任何根本的思想，所以他們如同擱了淺的一般，結果沒有一樣和現在時勢合宜的思想。只有波爾斯維克的幻想就成了真；他們的幻想所以變成了真，因爲他們除開經濟的信條以外，他們的忠心還存在這個階級戰爭裏面。他們的信仰有如此堅固：他們相信如果工人得着權力，那嗎，

事情將要自然的糾正自己，並且他們在實際上阻止一切關於將來能够轉變他們獲得權力的中心勢力的思想。

我們既承認現存經濟學說的失敗是因為他們承諾工業主義是一個永久和堅固的東西，那麼，我們就應該相信無論那一種適宜時勢的新社會學說，必定要以反對工業主義的原理為基礎。這樣的原理，我相信可以從社會主義的運動的非正式的哲理中演繹出來，這種非正式的哲理，是和他們的正式的哲理或法定的學說不同的。社會主義的正式的學說是基礎在工業主義的永久性上，到現在已經永遠的失了信用了。但是他的非正式的哲理還是安然的存在，因為他是建立在一個比經濟學說更為緊要的東西上面——人類天性的永久需要。在消極的方面，他是一個反對資本主義的道德革命；在積極的方面，他却是建設在互助、情義、共同生活和四海皆兄弟的原理上面。這都是社會主義最終的目的；並且他們依着彼此互相的作用而生長。自從現在社會越變越無望，越腐敗，越不堅固以來，社會上的人也漸漸的傾向理想主義一方面；這個理想主義，就是社會主義的非正式哲理所供給的。這些人前此本是承認社會主義的經濟學說是一

個製造他們對於道德的抗議的便利公式。但是他們中間有智慧的理解的人却是很少，因為他們多年是把學說囫圇吞下去，並不嘗嘗有什麼味道沒有。他們有時嘗嘗那些味道，却又把他吐出！從我們上面所演繹的看來，我們曉得社會主義到底是道德的運動而不是經濟的運動，就是因為這個原故，所以他們歷來各種學說都失了信用，然而他們還是得着一種強力。我們必當在這種強力上面去建設！我們的目的應該使經濟學說和這個非正式的道德的哲理連成，一種直接的關係，並且還要把他挖成一個溝，使他們的全體強力在裏面流動，不致於消滅在矛盾的信仰和不可能的主義的河中間。

## 第二章 外國貿易與工資

前章我已經論到一個社會學說的需要。這個社會學說，可以把經濟社會主義的非正式哲理及其互助、情義、共同生活、四海皆兄弟的觀念成爲一個有直接關係的東西。近來的事實已經把社會主義中的反抗精神，進到一個新的超越的實現。

歐戰期中，工資因生活程度增高的原故也同時增加。現在物價漸漸的低廉，所以雇主也要求

工資的同時減少。除開這個要求外，雇主還在爭論，說生產價格像這樣的高，國外貿易一定不能復原，並且無職業的人也不能減少。幾個比較懂理的勞働組合主義者 (Trade unionist) 倒是有點趨勢來承認這種觀念，因為他們預定那些雇主是願意減少贏利，但是一般極端主義者總是不肯承認工資的現存標準的低減，除非經過一個爭鬭。

現在從正式的社會主義的學說的立腳點看來，那些反對去想減低工資的極端主義者的道理是對的。若是資本和勞働間的關係是社會主義者自定的所謂機械的關係，那麼，工人的永遠增加工資的要求是正確的。我們也不必疑惑，無論如何，他們終久是對的。若是十五世紀城市工人所得的工資比他們的日用食物費高上六七倍，或是農業的工人能得城市工人所得的三分之一 (註一) 是可能的事，那麼，現時這樣大的生產力還不能給工人以稍高於純粹需要的工價，這豈不是一樣最希奇的事麼？並且從精細的審察，可以發見現時的工業制度是消耗的，而且是建設在一個很虛假的基础上面，以致不能使他付給一般工人合理的要求的工資。工資的增高不能設如勞働者所希望的特殊的道路或法則那樣來，這是很明瞭的。這並不是在事物的天性

中現時存在工業中心的工業是靠著國外貿易的，並且只要是靠著別人，他自然會去競爭。所以除非非享有什麼專賣，或是其他人造的利益，我們務必盡力的減低生產價格，才能如有效力的競爭，即在減低到比歐戰時還低的工價。這是我們不能逃開的一條道路。若是我們仍然要做一個工業競爭的民族，那嗎，我們的工人必須預備採用能使我們的製造家競爭成功的工資。（註二）若是他們對於這樣少的工資不十分滿足——並且沒有原故他們為甚麼要這樣——那麼現時的制度就必當改變。

（註一）在中世紀，工匠的工資普通總是每天六角。農業上的工人大約是每天四角。這不過是普通一般工匠而已。並且他們每天只有幾小時的工作，這是很明瞭的。有時，雖然那些勞工逢禮拜日或例假不作工，然而他們還是享受全年的工資。並且他們有時吃雇主的飯。在這樣的情景中他們每禮拜的費用只有六角，或八角的光景。那時衣食很豐富而且很低廉，所以工資總可够用（六世紀的工作和工資）——梭羅若傑所著的——第三百二十七頁到三百二十八頁（*On the Conditions of work and Wages*) By G. E. Thorold Roger P. 327—328.

（註二）讀者切不要以為現在工資無差別的減少，是從我所說的話發生的，因為在這本書未作以前這事早已發生了。

在高級工資爲工業停滯的原因的地方，像他爲各種事情停滯的原因一樣，都是使我們相信他們若是要使機器仍然活動則非減少他們的工資不可。但是因爲生活低下而減少工資的原來的意思，好像已經被人用爲減少廉價工人的工資的諒解，因爲這般工人本是沒有組織，所以不能有抵抗的能力。這事不止於人道，並且不經濟。這種工資減少的謬說將在  
下章的末段表明出來。

在這裏，我們就可以知道普通的社會主義者的謬誤了。若是僅僅的改變工業的所有者，那麼，現時的制度決不能說是已經改變，即使工人能夠得着工業的所有權，將來他們也必服從那些經濟的法則像現在雇主所服從的一樣，並且他們不得不取同一的行爲，因爲他們也要使用一樣的機器。但是如果我們想要改變現時的制度，我們就必當承認工業有盡力的對外國貿易宣佈獨立的必要。這裏就含有農業復興的意思，因爲只能用那種手段才可以挽回國內商場，只要工業是靠着國內商，我們就能夠去練習管轄工業的狀況，那時才能夠引進工人的真正根本的地位的改變。但是如果工業永久的靠着國外貿易的經濟的浮沙，那麼，我們所假定的這種變更統歸失敗！所以，工人的地位要想變更，他們必當有遠大的眼光，這已經是很顯明的事情。世界上



並沒有甚麼現成的社會主義，但是在十年中一定可以得着，只要工人能够在這個期間把持着一個堅固的政策，不過其中有個困難，就是一般工人——每個階級中的多數人也是一樣——總是以他們自己的職業的標準來考察社會問題。工程師要用工程學來解決；做鞋的人要用鞋子來改決；還有做店夥也要用做店夥的法子來解決。當一切國家漸次變為依賴國外貿易的時候，他們不注意現時支配他們的漫延全球的經濟勢力，這也或者是自然的事情。

我已經說過若是要想工人改變他們的地位，他們必要有遠大的眼光。這是很明白的，近世工業的活動，在根本上本是過渡的。就是歐戰沒到以前，已經表明出來現在存在的情形是一定會發生的，因為現在的佈置是貨物從地球這端產生而食品從那端生產，所以這種佈置沒有永久的原素。他的生存是靠著許多東西的其中最要緊的一個——就是，我們（英國）是首先利用機器製造物品的人。我們這樣長久享用的這個實力的專賣權，鼓勵各方面分配的生長。但這是不合經濟的，所以不能久存，因為我們知道即使其他各件都能相等，若是在一個與市場很近的地方，產生貨物一定比在遠的地方產生貨物為價廉。一個佈置也許是不經濟的，不過風俗和習慣，在

產生這個佈置的情消滅以後，可以合力使他永久。此次戰爭在這樣事情上，促醒好多我們的老主顧。在歐戰以前，他們已經滿足因為他們能生產食品和原料，並且他們的製造品主要部分都靠着我們。在歐戰期中，我們不能供給他們的需要，所以他們就自己製造各種東西。因為這些製造是在產有原料的地方實行的，所以我們不能恢復這些商場，這却是很明白的事。他們必定漸漸的從我們手中逃走。我們也不能希望像以前那樣的把我們的製造品輸到奧大利亞，加拿大，南美洲和其他的地方。同時，因為我們要錢維持戰爭，所以我們已收回很多的國外的儲蓄。結果，我們的工業不能為從前那樣多的人預備工作。既然不能夠把我們的貨物賣與產生食料的國民，我們不久必定沒有錢來買保存我們生命的進口食料——這樣事，當匯兌的時價繼續低落時就會帶到我們的家裏來。所以這是很明白，我們縱然把對俄政策收回，取消封鎖，褒獎那些恢復歐洲貿易的人，也只能救濟失業問題，並不能有望去解決他，因為若是我們用較廣的眼光來觀察，我們必定曉得這個救濟不過是暫時的。我們恢復俄國和中歐的商務，或者可以救濟我們國內商場的堆積的狀態，但是這並不能供給我們錢財來買食品，因為歐洲本沒有食品同我們

的貨物交換。若是我們要買食品，我們必當把貨物同那些產生食品的國家來交換，不然，我們自己，就要生產他才可以。既然我們原來靠着他們供給食品的國家已經動手為他們自己製造工業的器具，自然我們應該趕急想法復興農業來生產食品，這才是解決現今問題的唯一方法。除此以外，沒有別的方法能恢復交易的平均。農業本是根本的東西，因為食品的價額可以決定每一件東西的價額。所以，若是我們疏忽農業的振興，我們就必被那些產生食品的國家所掠奪。如此，我們的製造價額定會升高，我們在其他商場競爭的困難也必增加。有許多人承認說，在歐戰期中全球的農業人民都已成為富翁，而工業的人民反成了窮人。所以資本主義雖在城市傾頹，可以用農業來恢復他的原狀，這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除非一般社會主義的覺悟比從前更廣大，這事或者才不得發生。雖說現在我們所要求的變更對於被牽動的那些人有點困難和不便利的地方，若是我們立意來實行他，對於他們有幸福，是一定無疑的。因為我們的社會是頂上大重，並且農業的復興，是一個使他回得到尋常的狀況的東西。但是雖然農業能夠復興，我們終久不能支持我們現時的人口，這還是一個疑問。只要這樣事是真實的，那麼，我們就只有一個救藥，

那就是移民。從這個地方，真正的困難才發生出來。移民這件事，已經被視為一個延誤國內改革的東西，就是主張這事的人，也不免受旁人的疑忌，像最近魯意喬治提議用移民來救濟失業的危險的時候，他就發現剛才說的兩種弊病。但是不僅國內的人要和他反對，就是英國的各屬地也趕急宣告，說他們自己已經有了失業問題所以不能夠為我們擔任我們的責任。於是這件事情不得已的取消了。然而我還是主張把移民當做解決我們的問題的一個必要的分子，無論用甚麼方法一定要使他能夠實行。英國既然賣出他的國外投資，又失去了他的海上貿易，即使能夠復興他的農業，也不能希望支持現時的人口，這是很明白而不必疑惑的事。不過我們的各屬地既然有廣大而可以產生食品與供給工業上的原料的沃土，竟不能容納我們的溢出的入口，這卻是一個沒有道理的事情——並且這個沒有道理的事情並須說明才對，因為我們屬地現時的情形確是如此，這並不能推脫。我們的問題就由此而生：我們的經濟制度為甚麼產生出來這樣的自相矛盾的結果？甚麼東西把近代所有的工業的國民遏制得到這個地步？

### 第三章 大企業的專橫

作者在收束前章的時候，曾經質問甚麼東西在工業國民的經濟制度中把他們遏制得到這個地步呢。

普通一般的答案，總是把這一般的癘麻歸罪於大戰後經濟的反動。在表面上觀察起來這也是一部分的正確，不過在他自己一方面，這卻是一個不完全的解釋。因為在歐戰以前這個病症已經是在那裏很快的發展，這是很明白的。所以讓我們把我們的精神集中在一個最顯著的象徵上面來考察大企業的橫行跋扈做我們研究的起點。這些大組織的成功是很驚異的，他們差不多止住了旁人對於他們活動最終的穩妥的批評。他們要求承認他們是最有能力的，並且要做一個適者生存的證據。對於許多的人，這已經是一個滿足的辯解，他們也不再向前追究。不過我們無論如何總是不願意承認這件事，因為我們相信那個克服工業的癘麻是由他們和他們的方法當中發生出來的擴張，對於工業制度是一個生命的氣息，這是我們不能不承認的。只要這個制度能繼續的擴張，那麼，雖然有點缺乏和不公正的地方，然而還是可以工作。可是我們的經濟制度是一件可驚異和希奇的東西，他無論如何是不能不動的。等到他到了擴張的極度的

時候，於是就立刻縮小，同時各件的內部紛亂也隨他發生出來。限制這個擴張的權力，是屬於一般欺詐他們自己的大經濟和工業的組織。他們對於賺錢的事是極熱心，甚致於把以外一切的事都忽略過去，在這數十年中，他們都在盡力的爲他們的幸福找一個永久的基礎。自從大企業得勢以後，一般開拓者的地位可就改變了，而大企業的基礎因此才弄穩當。開拓者本是文明進步的保障。他走到那些沒有居民的地方，把他開墾出來，文明版圖的擴張完全靠着他的戰勝。若是我們要我們的文明的縣建，就必須要他繼續他的工作；因爲，我已經說過「擴張」對於工業制度本是文明的氣息。到底大企業是怎樣的待遇這個開拓者咧？這個答案就是：只有僅僅遏制他。這個開拓者已經是孤立無援了。他本是靠着商人供給他的需求，並且他的出產品的買賣也是靠着他們，在從前擴張殖民時候，競爭的商人很多，所以對於開拓者很有裨益；不過從大企業得手以後，競爭的商人就很少了。百樣的事都變更了。於是開拓者才曉得他已經在那些信託公司或承辦實業者的掌握中，他們也是願意制他的性命的。直到大衆曉得那些開拓者到了殖民地所受的待遇以後，再沒有人敢冒這個險了。他們也再不向前做新的事業，因爲他們已經承認他

們差不多沒有成功的機會。從此，造成我們的殖民地的先行和進取心已經被遏制了。擴張時代已經到了他的盡頭，我們的殖民已開始發展他們自己的失業問題。這就是他們現在不能容納僑民的原因。反對的事情已經發生了。

在一代以前，人人都是讚美這些宏大的組織；並且饒恕他們不道德的法則，以為這都是過渡時代中不能免和社會演進中必需的事。一般人都假定他們是用壓制競爭來佈置將來共同文明的基礎，等到他們（宏大的組織）的混合及集中的工程完竣以後，他們還是會到人民的手裏來的。不過現在我們曉得這是一個誤解。我們已經不承認他們是最適於生存的。我們已開始質問他們到底能够生存不能。因為他們的眼光太近，不能為未來作準備。各種組織的體制存在過去的，總是有一個梯子，由這個梯子，他們未來的世代一步一步的爬到他們要到的頂上去。有了這個法子，這些組織才可以革新。中世紀的基爾特用這種看到未來的眼力來保護學徒的地位。學徒本是一技藝基爾特的組織中一個完全分子，因為除此以外沒有別的法子可以保存習慣的久存和傳說的絲延——唯一的法子使基爾特中公正交易的規則和完美的工藝，一代一代的

進行上去」(註二)不獨是技藝家了解這個原則，就是我們已經讀過的，那一般過去的商人也了解這個原則，他們都時常輕視東印度公司，因為他不能「生產」先行者和獨立的商人，這種反對合股企業的覺悟一直到十九世紀的中葉，那時因為工業革命的影響，纔使合股企業為最後的讓步，而有限責任的原則才被法律所承認。(註二)

(註一)律卜生作的英國經濟史初步(第二百九十二頁到二百九十三頁)

(註二)參考我所著的——基爾特主義者的歷史觀中的有限責任公司章

合股公司所附的弊病，最初對於他們並不是一個制命的東西，因為在法律沒有承認有限責任的原則以前，他們是很少的。所以，當他們有不完美的地方，可以隨時從外面補救他們的行列來革新他們的組織，但是等到他們變成普通的東西以後，附在他們裏面的弊病就迅速的發展了；因為不久就弄明白：所有權者和公司所依賴的經理部的脫離關係產生了任職人中平行和階級的區分；於是乖離的心就傳佈了，因為一般人才開始曉得他們將來靠着自己的地方很少，而靠着他們上頭的人對他們的態度很多，在較高的一般人方面，這種情形引出那些忌妒和紛



亂，以致所有宏大的組織都被他分開。在較低的人一方面，他卻引出無情和冷淡二者；因為宏大的組織既然把個人的自由拿去，同時他們對於他們的工作就沒有甚麼樂趣。所有這一切的影響都是因為責任的知識被破壞的原故。結果，就是能力的耗費。費用一天一天的增高，也不能止住他們。雖然盡力的救濟，但是都不中用，因為靈魂已經離開肉體再也不能挽回了。

這些宏大組織的氣魄是不能挽回的，因為他們已經因他們的政策的淺見把各處的信仰和好心都銷滅了。因為不獨那些蹂躪近代社會的商業上的欺詐和正式的舞弊都歸罪於這些有限公司，並且在他們的保護之下去作工也比從前困苦。現在一般作工的人不能作比他們能作還多的工，這是大眾所承認的。這就是因為這些宏大的組織，使他們曉得不僅是他們自己，就是別人也受他們的勞働的裨益。雖然如此，只要自給的能力有一定的報酬或自己的名譽能被尊重，那嗎，總能激發人類工作的心。若是他們是有能力的，他們一定起來工作，一羣有工業好進心的人能生出一種道德精神且同時可以感動別人，但是等到後來這些希望被有限公司的散佈完全的消滅；無論工業能力有好大，都是不承認他也不報酬他，並且任何工業部分上的精通

反足招惹那些「尸位素餐者」的妒嫉，於是風俗的敗壞就會開始了。從前所有的激刺心都一齊走了，沒有留着一個作標準的。一般有志氣而被挫折的人的受壓制的衝動，都變爲具破壞性質的導線。一代興起的人覺得他們自己是被人利用而不能自衛的受害者，所以都要革命。於是他們就反對替別人謀利，一種不能和解的精神也就隨之而起。我很相信在這個時候波爾斯維主義和一般少年人的被利用很有密切的關係，他們也覺得自己是在一個絕望的地位，無論甚麼希望都是沒有，於是養成他們堅強的性質和一種急躁與殘忍的心，並且不管現在的情形如何，也有許多人承認說，在這個時候波爾斯維主義是一般青年人的興起來反抗老年的人，我們能够懷疑嗎？

在這一方面大企業被工人的叛逆所恫嚇，然在他一方面他却又被他自己的財政的背道而馳所纏擾。一般財政家的信心，從前總是想減低生產的價格，他們總以爲只要生產價格減低，需求自然會增加的。但是果然是如此嗎？這樣的政策，從一般希望設法增加商務的個人資本家觀察點看來，確是一個美滿的商業信條。但是如果把他普通應用起來，却有顯明的限制。無論生產

價格是如何的減低，對於一般盡力增加商務的個人資本家，總沒有甚麼關係。不過當他普通的實行起來，無論是用改良生產的法則來減低或是減少工資的法子來減低，他必定在世界上產生一切的差別。因為上述的第二個法子能夠減少購買力而陰損需求，所以我們曉得需求並不是靠着價格的減低而在財富的平分。只要一般大企業家盡力的來集中財產，需求總是會被陰損的。不過更進一層，如果只有增加生產是維持財力的鞏固所必需，那麼，需求的增加就能夠發生出來。所以我們曉得集中財產和增加生產二者更是同是背道而馳了；因為財產的集中總是陰損需求，增加生產可以預定需求的增加。我們對於工業被「一個難關」所克服還能懷疑嗎？我們固然可以說他最近的原因是歐戰，不過我們很明白這是一個更遠的根本問題，這個「難關」可以說是在歐戰發生以前就要到的。我們商界的偉人好像專制魔王一樣，現在他才知道專制政治的成功卻耗盡了他的財源，抵押了他的未來命運！

#### 第四章 投資與浪費

在討論大企業漸次下墜快到他的盡頭的時候，發生了一個問題；到底是甚麼東西把他趕到

這個死的道路上？

在個人方面的直接關係上，他們活動的原動力無非是愛金錢，愛勢力和愛野心而已。但是若是我們過於把他歸到純粹個人的勢力，這也是一種錯誤，因為這些人本是發展的器具而不是發展的原因。他們的選擇的自由權只能在一定限制內施行。這些限制都是歸現時財政的流行觀念和實行所決定，所有他們的活動都是從這些東西裏面引導出來的。所以若是我們要曉得這個克服工業的難關的來源，我們必當追究那些從事於商業活動者所承認的財政原理。

在這個地方，我們說城市是虛偽的經濟哲學的犧牲者，這在一方面本是不錯的。因為雖說那個哲學的原理是完全跟着和判斷經濟的實用而不會引導他，然而我們也不能不相信若是商務中人不相信當時的思想是贊助他們，他們一定不致於有把握的專做他們晚近的事業。並且，很實在的，除開魯斯金（Ruskin）和比較很少的附和他的人以外，直到歐戰未發生以前，當時的思想是完全贊助城市的一切行動。集產主義者，反對工業之被少數人操縱，他們還是承認那些監督城市財政的原則。他們沒有想到在分配工業贏利的法則以外，在這些財政原則內面，還

有一些根本錯誤的地方。並且現在不須有證據，我們都曉得這裏面有些在根本上很錯的東西，現在大企業顯而易見的正在倒閉，他也不能再維持自己了。

到頂的錯處，自然是近世生活的哲學，和他的崇拜金錢——相信金錢的，獲得是獲得宇宙中一切所有的貴重東西的先驅。但是想改革這些信仰是很費時光的，而我們不幸的已經遇着直接發生的問題，這就是幾代的虛偽的哲學的遺物。若是我們要對付他們，必須要曉得各樣事情的最近原因，不過大企業活動的最近原因，一定無疑的是投資的理論，這是大家都知道的。那個理論教導人說，無論用甚麼法子來使用金錢，總沒有把金錢用在生產的企業上那樣有用，並且他說這種投資的可能力是沒有限制的。差不多一切有錢的人都把這種理論當做一個原理的定律，有時他們把任何餘款投到商業中以便生利，他們就以爲自己是在社會上積極的服務。因爲他們常常說用這個法子來投資是爲社會上準備職業。

這就是現在一般富人的哲學。若是我們回顧兩代前的古時英國保守派，我們必定曉得他們並不是相信投資能供給職業，而是相信浪費能供給職業。雖說這兩種相反的哲學都不是最後

的真理，然而那個古時保守派的觀念還是一定比那個現在流行的近似真理；然而如果他當作一個爲富人而實用的勞工哲學，那麼，這兩種觀念就沒有比較了。因爲，只要用出的金錢還是回到一般的打算裏面，那麼，投資和重投資餘款的效力終久還是把他從打算裏面取出來好像我們蓄積他一樣。否則他在實際上比他蓄積的還壞。蓄積金錢可以陰損需求，但是不能增加供給，若是重投資超過一定標準，他就可以同時增加供給和陰損需求。

這是很明白的，若是一個社會中，經濟狀況是鞏固，他就一定能够維持需求和供給的平衡。由貿易所得的金錢一定是要浪費，不過像這個樣子金錢還是回到一般的融通裏面去了。於此，需求和供給中可以維持一個相互的關係。在古時候，金錢總是消耗在建築、美術和文學的扶助，以及宗教、教育、慈善機關和其他同類的上面。耗費在這些東西上面可以激動需求和產生職業，並且結連貧富兩方面的關係。社會中有產階級的生存只有一個保障，那就是他們若不是用在這些上面，那麼，我們的偉大建築、教育和他種事業的紀念碑就不會到世界上來。不過我不曉得這是真確得到甚麼程度，但是這是很明白的，若是一般富人把他們的金錢用在這樣的公共事業

上面，他們的地位總可以得着保護，縱因他們做的事是不合乎公道，然而只要是有益處也就可以。但是現在的一般富人，還有什麼東西能做他們的保障呢？他們把金錢的作用的一切意思都忘記了，除開對於他們自己的事情就沒有忘記。他們並沒有維持一切慈善的機關；他們也不親近文化並且疏忽美術和文學的扶助；他們對於自己的評議是缺少信仰，不但不能獎勵現時工藝，並且還寄身在古代的工藝的裏頭；他們是不願意在建築方面用錢，但是他們如果十分知道某種建築是最好投資的東西，他們還是要買的——簡單說起來，除開再投資以便多得利息以外，他們就不曉得如何處置他們的餘款，那就是用他來陰損經濟制度使他們的生存成爲這樣的無用。但是他們或者還要曉得要更清楚呢！

這並不是過實的話。富人把盈餘的錢錯用來傾覆需求和供給的平衡，並且這就是消耗的生產，因爲若是投資在任何工業中的錢過於他的正常行爲所要求，那嗎，競爭的壓力就必定增高，而競爭的壓力的增高就是表明：應該耗費的金錢已經被投在事業中來增加供給；這於是鼓勵在工業上徵收路稅的一般「中人」的生長，把廣告費用也增加起來，所以售價就增高了。於是我

們就知道他把勞動從有用的變成無用的東西了，還有一層，他用重荷的工業和一個水本的死擔子來鼓勵工業的過度資本化。這些事互相作用，在這方面增加貨物的價值，在他方面敗壞生產。因為既然是盡力的在這個水本上面來產生股息，所有一切的道德的小節自然是拋到九霄雲外出了。於是我們就曉得在把盈餘的錢，永久重複投資來圖將來的增加和大企業的不法的法則中間有一個直接的關係。只要一個工業在股分交易上的銷路廣大一次，他的惡運就來定了。他必會完全成爲過渡的資本化，並且種種不正當行爲和狡猾的習慣都會發現，爲的是要在那個水本上面產生利息。各種排擠勞動者的企圖也會發生。今日勞動者的叛逆就是抵抗這種事情的反動。

在古時候，富人的惱中好像有個複利的可能力的限制的觀念。但是自從機器問世以後，獲利的可能力大大的增加，於是把富人惱筋中任何關於限制的觀念都拿去了。對於一切的金錢都要行複利的要求，於是財政就委託在一個純粹不可能的原則手中；無論那個都可以明白這個道理，只要他把半辨士複利五分照算術的法則推算，若是從基督紀元的第一日算起，那麼，到現



在這個複利所得的利錢世界上都不能放下了。這個推算差不多可以表明出來世界上本有一個限制複利的可能力的東西；不過我們現在所稱爲「完美財政」卻還是在沒有限制的臆說上面進行。結果，他把盈餘來投資和重投資使工業擔負一個不能擔負的責任或累贅，因爲若是把工資減少到僅能維持日常生活，並且把物價增到最高的數目，那麼，生麼的工業就不能夠回到現在所要求的那種投資的慣用制度。我們能夠對資本主義的傾覆懷疑麼？

## 第五章 生產多而消費少

國外貿易的發展，是使得富人廢除他們把盈餘的錢用在公共事業上面的習慣，而使他們將他投資和重投資以便再圖增加的主要原因。美洲的發現和到印度的海程的發現把「豐富」從汗西亞替克(Hauesatic)和其他的內地市鎮遷到一般有好海岸的海口和國家去了。這個變遷對於英國的商人是很有利益，他們從此漸漸操攬世界貿易的一大部分，並且英國的工業也受了一番激勵，一般富人的利益的投機的機會也就從此增加了。

這些變遷發生以後，好多經濟思想的變遷也就跟隨而來。在十七世紀的時候，發生出來經濟

學者的商務派 (Mercantile School)，他的主要意思就是要用國外貿易來增加國家財富；他們要達到這個目的，所以立定一條法則，說「賣給外人的貨的價額，每年總要比我們所用的他們的貨物的價額高些。」把他翻成工業上的名詞，這個主義就成爲「生產多而浪費少」的意義，照着這個教訓去做，就可以去賺錢，再把他變爲現款，人民自然就發財了。但是不幸的，不僅只有這一個結果，因爲這個主義還產生出來生產物過剩的問題。在開始的時候，他們要產生出來這個剩餘爲的是要利用遠處商場所供獻的機會來賺錢。但是自從機器發明以後他就變了我們社會中的瘟疫，因爲剩餘的貨物大大的增多，於是爲我們的貨物尋銷路，成了一個生死相關的事情。因爲我們這個賺錢的政策使我們的社會在經濟上變成了如此的組織；我們不能僅僅生產我們所需要的東西來養活自己，並且要生產各樣的不需要的東西以便得錢來買我們生產得很少的那些必需的東西。

但是這種弊病並不和我們一同死亡。終久的結果，這個政策還是自己絕他的路。這是很明白的，不能成爲一個世界政策，因爲一切的民族不能夠在同一時間增加他們的生產和減少他們

的消耗，這事完全爲不可能所以一經機器開始給與我們一個交易上不公平的利益，於是一個的民族都被吸入工業出產的漩渦中去了。越是這樣，我們越是漸漸的被趕出外面去尋商場，直到最後再沒有可開墾的商場那一天爲止。當我們到了那個盡頭的時候，於是競爭就一天激烈一天，直到破裂的時候而戰爭發生。

這個危機到了德國，直接就引起巴爾幹戰事，於是就封鎖巴爾幹商場，不許他立足在裏面，並且使法國的資本家在一千九百十一年亞加德危機以後把他們的公債從德國取回，這些的事連合起來，把德國的財政制度放在一個破產的情形裏面；因爲這個制度是建立在一個信用的倒立的尖塔上面，不能夠忍受惡劣的情形的逼迫。但是這個危機先在德國產生的最終的原因無疑的是因爲德國逼迫競爭的進行比任何他國都利害些。在大戰前十五年中，德國曾經四倍他的總礦產額，因爲他的不撓的精力以及工業和科學的發達，他的生產力的速率遠遠的超過需求的速率差不多沒有止息，因爲生產已經是不受需求，只受機器的管轄了。結果終久有一天，素來用德國製造的貨物的全世界的口中裝滿了再不能銷受德國貨物，經濟上的困難發現出

來，於是普魯士的強權主義迅速的散佈到別處去，競爭於是發生。他的目的就是逼迫貨物到別的商場來減輕競爭的壓力，並且佔得原料添增的泉源的管轄使生產價值低廉。於是殖民擴張的要求，比法和比利時的市鎮和工業的毀壞，海底計畫毀滅商船等的事情立刻發生。他們這些舉動只有一個目的：就是減輕競爭的壓力和再為德國工業獲得發展的地方。用這種商業的怠工來減輕競爭的壓力的觀念並不是一個新的。從前羅馬破壞加德傑 (Cathagi) 柯雲斯 (Corih)，角爾 (Gaul) 的葡萄園和橄欖樹使他們不能和他在商業上競爭，就是用這個法子。德國人在許多方法上都是模倣羅馬人的，所以在這個地方他也是學他。

若是德國能够把這次競爭早早的收束，那麼，這個政策或者能够把他的工業暫時的從壓力下救出，這也是可能的事情，但是從他所想的幾個月光景，不料競爭竟延長到四年有餘，把歐洲的經濟泉源都用空了，這是他所沒有想到的。直到和約簽字的時候全世界都缺少生活必需的東西，並且若是歐洲要不使經濟的瓦解實現，他就必須即刻盡力的來恢復原來的貿易關係。但是很不幸的，那個調停和議的四強 (Big four) 對於經濟方面，像克力士君 (Mrhegnes) 已

報告給我們的，一點不關心。他們所注意的無非是抵抗戰爭復發的軍事保險，領工和賠償問題而已。所以關於經濟狀況的實際，和他不可稍緩的催促，是完全沒有過問。因爲在這方面，和約把德國的情形已經忽略過去，他不知道德國的財源已被歐戰弄得乾乾淨淨，除非他自己能够復興商業他就不能交付賠償；在他方面賠償所限定的那樣大的數目，封鎖的繼續和普通經濟作用的干涉，卻阻止商業復活的可能力。同時，想不到歐戰的發生，是爲工業制度走到了他的發展的極度的原故，而在英國卻宣佈一種主義說，唯一的拯救就是極度的生產的政策。全球生活必需物的缺乏，要求人類盡力的補足缺點，這是沒有人不承認的，因爲從各方面來補足缺點，本是同時代競爭的。但是這般贊成極度生產的人，並沒有人注意他們，如同和會不注意經濟狀況的實際一樣。他們並不注意食物的增加的生產或是別種的必需的生產，只注意設法來付還戰爭的公債，使國家不致對於資本去征斂。這就是他走錯路的地方。因爲不獨勞動者爲之生離棄的心，並且他知道這個政策要把戰爭稅的擔負移到生產者的肩上，並且他還使贊成他的人要求萬事和任何事的增加生產，不管和會對俄和中歐的政策是將他們的商務在我們面前關閉起

來，也不管在歐戰期中那些停止依賴我們的供給的民族，已經在於爲他們自己製造物品。結果，就是我們許多經濟著作作者所預料的——無差別的生產，是被一個充溢所跟隨，一般失業的人滿街都可以遇着。

公衆迷惑以外，最近還發生了一種呼聲說，國民經濟的必需要求乃在我們減少消耗；並且一個普通的人，當他被別激勵的時候，也像有點意思要曉得甚麼叫作生產多而消耗少。這個答案就是，雖然他的聲音是悖理和抵牾的，他卻是我們的榮耀的文明所依爲基礎的一個原理。這個原理本有四百年的歷史來支持他，但是他的繇延所需要的工業的擴張，已經最後到了他的極界。因爲我在上面已經說過我們的經濟制度必定要擴張或者是縮少，無論如何是不能不動的。既然他擴張的時代已經到了盡途，所以他縮小的時代自然的起而代興。理由不能透過的政府，最終還是在事實的逼迫面前讓步。他再不警戒一切的人增加他們的生產，並各處要人減少生產和口糧職業，和每人工作時間；因爲現在商業世界中的意見是：我們現在困難的補救品是少生產而不是多生產。

雖然商業就可以暫時復興，他的現在已經開始的縮小的進程一定還是繼續下去。因為，恰好像過去的事實，普通趨勢從擴張到擴張一樣，現時潮流已經打轉回來，普通的趨勢將要從縮小到縮小——這個趨勢只能用工業的行為和精神的的全部變遷來遏止，這就是要工業回到他的根本上。這個真理現在是已經漠然的了解了，不過暫時一般人不曉得如何能夠把他變為實在的事。但是現在的社會已經是很清醒，我們可以希望正義可以散佈，並且一條道路或者可以發現出來，讓我們試試去發現他吧！

## 第六章 固定價格代替投機

我們已經看見現存工業和財政制度差不多要到一個停頓了。在這種情形裏面，我們應該怎麼來處置？

頭一步路，我們要把現在這個老機器一面修補使他能夠仍然工作，然後我們纔有時候來另建設一個新的，不過在現在這個機器還未完全破壞以前，我們必要新的預備得完備以待開工。若要達到這樣的目的，我們必須廢棄我們對俄國的政策，開放一切的封鎖，鼓勵人民恢復我們

在中歐的貿易。現在這也不須多講，因為已經動手做這些事情。但是必須曉得，雖然這些手續可以使我們的商人銷出他們的溢數的屯貨，不過這個救濟也是暫時的，因為若是歐洲大陸上的民族一旦又興盛起來，他們又將要同我們在別的商場上競爭。若是，與這樣相反，他們不能恢復他們的工業的位置，並且流落到更原始的情形裏面去，那麼，他們就不能有充足的溢數來買我們的製造品。若是把這些事看得清清楚楚，作我們必需的手續，那麼，我們就沒有什麼可怕的事了。但是我們的危險就是：等到我們商業有點進步的時候，我們就再不思索而又從新追求那個愚蠢的老計策，以為商業的脫離本位完全是因為歐戰的原故，工業制度並沒有甚麼根本的錯誤。那個真理無論如何不要錯過。我們現在是在一個經濟的斷頭路中間，並且只有一條可以逃走的小路；那就是要想法子回到生活的原始事實上去。我們必要曉得我們是向前抵抗歷來許多世紀的不公平，法外的重利，政治和商業上的麥其林權謀術數 (Machiavellianism) 的結果，除開我們回到我們文明所依賴的正義，忠實，公平交易的原則上去，恐怕永遠沒有別樣逃走的路。



這種能使我們社會從將要恫嚇工業的「停頓」面前逃開的必須的變遷，若化成最簡單的名詞，可以用一個出名的公式表現——「以應用的生產代謀利的生產」；向那方面走的第一步就是任一切的工業中，設立一個固定價格的制度。因為雖然我們理想中要取得的是公平價值而不是固定價值，然而他的實現也要經過許多階級纔行。所以固定價值可以算為取得公平價值的一個階級，因為人羣總是不能被一個不是公平價值的固定價值所滿足。

固定價值和公平價的區別差不多已經自己說明自己。固定價格是劃一而不為競爭所限定，這種的價格不能公平，例如歐戰期中許多的固定價格都是不公平的。一個公平價格同生產費有一定的關係，他是憑着勞務的單位而定的。有些東西或者比現在的賣價要高些，有些東西又比現在的價格又低些。不過有少數的有用和必須的東西也許比現在的價格要漲高些，因為有用的勞動是時常沒有付清的；有時這些東西被零售的商販賣出，他們或者得利或者不得利，不過是攝引顧主並且預備機會來賣出別的無用和不需的東西，那時可以纔獲得紅利。若是謀利的生產是要讓路與應用的生產，我們就必須從新更正一切賣價使各物的價值可以同他的實

在的生產價相符合，因為在各樣價格照這樣更正以前沒有工業主旨的改變，是一樣不能的事。因為價格如果被競爭來斷定，那麼，生產者若要使他的資產與負擔相抵，必定先要想到得利一方面去。現在的價格制度在任何方面上都告頹敗。數年前，作者對於家具貿易有點經驗，曾經發現那個有趣味的事——家具貿易固定圖形的形式。他的法子就是這個樣的。在某種物件有贏利的，而在他種又沒有贏利。普通需要的物件，例如畫家的箱子，寫字檯，椅子，及小桌子等都是不賺錢的賣出，其餘他樣物件如飯桌，書架，傍桌，重的韓幔和地毯的贏利又很大。簡單的家具是照本賣出，以外假的裝飾品卻賣得過分的貴。所以一個裝飾房屋的人慾望，只有在一定的範圍以內籌畫。家具必要華美，韓幔必要重些，不然他就沒有錢賺。他或者還曉得別樣效力還大點的佈置，不過他不能把他實行，因為，若是如此，大家都不高興付給一個有工作利益的價值，雖然就是付給那樣的工作的利息只有那些假的裝飾品的價值一半多，大眾就以爲他們的錢沒有代價。所以他們不願意買他的。這樣事可以表明出來不公道的價值是如何的壓止創造的工作。他們已經壓止復興繪圖和手藝的能力；因為當環境不許人類照他們的方法做他們所應做的事，他

們於是失去了他們對於工作的興趣，僅僅的想到謀利一方面去了。

無疑的，還有許多別的對於別的商業有經驗的人可以增加不公道的價值的特殊影響的證據。但在普通事情上說起來，不公道的價值的影響就是把有用的工作變成無用的工作，並且推論起來，又是使有用的工作得低的工價。結果，人類是不知不覺的學得；若是人類的的生活是依賴榨取工作來謀利，或者是貿易，或者是貸款，或者是投機，或者是諂佞的計術，那嗎，無論如何總比做有用和適用於人類生產的目的的工作容易獲得，並且名譽得多。就是因為這個原故所以現的職業是以得錢，安逸和閒暇，以及個人的威權和高位的程度來斷定。他的一切的影響就是社會道德墮落的產生。他提高虛偽的社會的價值；於是使一切別的事情都敗壞了，因為他能鼓勵各種的虛偽和舞弊，他的結果就是造出一個很密的社會虛偽的空氣，僅僅有幾個人曉得他們是在甚麼地方。他們沒有最後的真理的試驗，因為他們已經從一切的有用的工作脫離關係。結果他們必不滿意，他們是聽從各種意見的調度，並且最終他們必像那些伯白爾（Babel）的建築者生出一些雜亂的議論來，沒有一個能够使人明白他的意思的人。

現在我們曉得不固定和不公平的價格，把人類的精力從生產上引離到投機上去。這就使人類不能對於他們所作的任何事的最終的社會利用注意，若是他們所得的工作的代價是為競爭所斷定。在一般受過教育的專門職業人中沒有商業的動機的原故，完全是因為他們服務的代價是固定；只要價格是固定，這種商業的動機一定會在工業上消滅。專門職業者能够盡他所有的力量來作工，是因為他不須憂慮他服務的所得有幾何，只要這個同樣的條件得着以後，工業上也會是一樣的。

價格的不能確實在各方面使工業脫離本位，他並且把生產交與投機的人，以致發生一些顯明的道德墮落的結果。若是一個人曉得他現在站立中的地位，他才可以設法往前走。譬如一個農民就必須在四年前設法，他必須為播種輪流佈置一切，若是他曉得他能照一個固定的價格將他的收穫賣出，他才能够專心一致的使他的田地出產豐富。他就可以向前做去，但是若是價格的不確定把他在各方面圍繞起來，那麼，他就必不得照那樣大規模來生產，因為他必須儲蓄一個大的資本以備將來的需用。再者，他也必須時常的想到價格上面去，和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

賣他的生產的事情，這都足以阻住他盡力的利用他的土地。世界上沒有甚麼幻想比假定謀利的動機可以鼓勵能率的幻想還大的。只有工作的戀愛能夠鼓勵能率，並且沒有甚麼東西消滅工作的戀愛像經濟的不確定那樣利害的。我相信生產的性質墮落的最大原因，是這種不確定所產生的道德墮落，貪婪不過是一個比較很小的原因而已。

進一層論，價格被競爭所斷定一定會引到不公平那裏去的。等到缺乏的時候一般生產者就利用消耗者；一到盈溢的時候消耗者又利用生產者。於是生產者就要被蹂躪好像英國的農民在一千九百七十九年到一千九百九十年的時候一樣。這個蹂躪已經在反應，每個人的生活費都加高了。這就是不確定的價值所引出的。一個在工人中的騷亂，因為他把一個不確定的原素引到工資的真正價值裏面來了。並且他還引出了各方面的叛逆。那個消耗者當他被生產者所利用的時候，是很憤怒的，而那個生產者，當他被蹂躪過後，也變成一個不滿足的中心點。在他一方面，被這種制度所裨益的生產者卻冷淡的對着他的同輩，因為他相信他們若是遇着同樣的機會也可以像他一樣的成功。所以他是很懷恨的批評，把他當一個私人的不公。於是價

格的競爭的結果增加了階級的仇恨——所有者與無所有者的仇恨！

於是乎不固定的價格又引到經濟的不鞏固。在歐戰以前，因為我們是住在幾世紀的傳說和鞏固的道德資本上面，然而明白價格被競爭斷定所跟隨的危險的人總居少數。在實際上雖說經濟狀況已經是一年的衰弱一年，但是在歐戰期中，一些約束的勢力都已廢除，贏利者大大增加，於是從前只有少數人明白的那個「危險」現在許多人都曉得了。並且已經看明白沒有一個社會能夠允許價格這樣固定而能久持的，何況他的結果只能把經濟制度的本身劈成粉碎。所以，在這個危險前頭，政府纔設法用固定價格來限制任何製造家或中人所能謀的利益。歐戰以後，政府又通過贏利案（The Profiteering act）使他繼續施行固定普通用品的最高價格的威權，那個固定在歐戰期中是在 D. O. R. A. 實行的。他的動作只能實行六個月，自從他滿期以後，這些用品的競爭價格的制度仍然復了原，並且價值已經開始下降。有些關於食物和原料的約束還是依然存在。他們是獨立的生存，不關這個贏利案。

這並不是甚麼希奇的事情，那些干預商務法則的西東是不受商業世界的歡迎。一個商務中

人總是有一個堅信，他以為私人利益的東西是公衆利益所必需的，因為社會本是依商業而生存，他臆定任何妨礙商業的自由權的事情不能對於人類有利益，並且他以為投機是商業的魂魄，因為固定價值在工業上的擴張可以把投機滅絕，他覺得當到商業失落了他的魂魄的時候，除開世界上會發生道德墮落以外沒有別的結果。無疑的，他相這個道理，卻是完全誠實的。對於一般依商務動作的外面的價值來承認商務動作的人，可以說是再沒有別的結論。不過我們的問題就是世界不是要他種和商務所供給的完全不同的魂魄；若是工業的道德的意義要升高，是不是商業必不如此的向前走上去，或者商業他自己能够在現在的基礎上向前維持上去。但是這不僅商務中人反對，就是社會主義者和勞動者也是反對。不過他們的反對是一個不同的種類，這就是因為他們腦經中存着一個對於千年福（Millennium）的導入的道路的自因推果的觀念，所以他們的秩序單中從前所沒有的意見，無不有一種懷疑。他們以為價格的固定無非是一個滿足大衆強求和使物質的改革的延期的一個方法，並且因為這個原故，所以他們從來不深思他，或者當他們曉得這個意見是可能的事，而他的進行者都不疑惑的時候，他們

可以把他來深思。

但是對於政府的固定價格的政策，還有別的更有勢力的反對。各種的憤怒和痛苦的干涉都隨着政府逼迫他們服從的手段而來。我對於這種的反對是完全的表同情。但是我要表白出來這種反對並不敗壞固定價格的原則。他所要敗壞的就是政府所用以逼迫他們的器具。那種器具就是官僚政治的機器——從外面管轄的制度。這個制度是不合體裁並且激烈，但是政府沒有選擇只有採用他的一法，因為基爾特——從裏面管轄的制度——沒有生存在世界上。並且我們後來必定曉得基爾特卻是一個唯一能夠正式的固定價格的器具。

於是又有一個反對說，若是價值被固定，必定有好多貨物脫離商場。但這決不至於敗壞固定價格的原則。這不過是表明逼迫固定價格來反抗貿易的心志的不可能。此地，又只能用基爾特制度來解決他。因為一個基爾基包括每個在一個商業裏面工作的人，而不是少數要利用他的人的，並且若是在一個商業中無論什麼人都有管理的權力，我們可以斷定他們必能平等的為公衆謀利益，不是僅僅為少數人的利益。



最後還有街上的人的反對，他們常歐戰期中是很歡迎固定價格，因為他們阻止價格的增高，但是等到這個管轄阻止價格的減低的時候，他們於是又反對起來。這個反對卻也是有勢力的。不過他也不能敗壞固定價格的原則。他所要敗壞的就是那個非公平價格的固定價值；並且因為在歐戰中的固定價格本不是公平價值，所以最好是取消那個管轄使價格回到原來的景況去。

## 第七章 基爾特與公平價格

我在收束前章的時候，曾指明出來街上的人並不反對固定價格的原則，但只反對非公平價格的固定價格。因為公平價格本是中世紀的主要的經濟觀念，所以我們現在不妨稍為討論一番，看他在那時候到底是甚麼意義。

在中世紀的時候，公平價格原來是一個道德的觀念。那就是說，他是因為道德的理由而不是因為經濟的理由設立的。他的意義就是，兩個人誠實和正直的交易可以走到一個可以稱為公平價格的事情上去。不錯的，實在講起來，當這個觀念散佈到全社會裏面去，像在中世紀的時候

一樣，社會上必產生一種情形可以使這種觀念比較的容易把這個原則變為事實；因為在這種情形裏面，價格總含有多少不動的性質並且各種物件都獲得一個傳來的價格，把他當作一個道德的箴言，教會極力的維持固定價格的意義，並且他還被福音中的話「別人應該怎樣的待你，你也照樣的待別人」所贊助。一個物件的買價比他的真正的價值低些，或者是一個物件的賣價比他的真正的價值高些，都是不許可而且是不公道的事情，所以這就算是犯了罪，不過有的時候因為特別的情形或者是許可的事，買賣商品的制度，他們承認，是因公共的利益而發生的，必須兩方面有同等的利益，這個公共的利益才能够維持下去。若是一方面獲得比賣品的真正價值或高或低的價格，這個平等的利益就破壞了。

在基爾特保護的下面，公平的價格變成了固定的價格，實在不錯的，我們可以說基爾特是為維持公平價格而組織的，因為僅僅的把這個主要的觀念同基爾特的規則連絡起來，他們纔能够明瞭的。要維持公平和固定價格，基爾特就必須成爲有特權的團體，操有各城市各都市貿易的專賣權；因爲只有享受專賣權才可以維持一個固定的價格，若是基爾特失去了他的專賣權，

社會上的商業就會紛亂，僅僅的在單獨分子上實行管轄，基爾特才能預防壟斷，收攬，屯積和滲假的贏利。這種商業上的惡習在中世紀的時候是不姑息的被遏制，第一次犯者罰款；最嚴的刑罰就是從基爾特中開除，這就是說，那個人已經失去了他在他的本都市中從事貿易的特權。

但是一個固定和公平的價格不能單獨用道德行為來維持的。若是要在工業中固定價格，那必須維持本質的標準才可以。因為本質的標準不能最後的以法律限定，所以必須給手藝家以權利和合同，最後的控訴院由他們的意見組成，這纔能維持一個標準，並且還須教養學徒，約束工場的體積，規定工作的時間和生產的容量一切，以便供給匠師；因為僅僅的注意這些事纔能使工場的情形合宜於匠師的生產。所以我們曉得一切的規則——實在的是基爾特的完全政治——都是從維持公平價格的元始目的而發生的。

當基爾特能够維持公平和固定的價格的時候，資本主義已經不能用交易通貨的手術而生長，因為基爾特要求限制銀錢的合法的使用把他當作一個交易的媒介。不知不覺的，中世紀的基爾特解決了通貨的問題。這個問題曾經爲難了希臘和羅馬的法律家，破壞了他們的文明，如

同現在他在破壞我們的一樣。這個義意是一個簡單的——如此簡單，在事實上使起一般人都驚異爲什麼我們竟把他忽略了。通貨或者換言之曰金錢，是一個交易媒介。現在的問題就是如何在他的合法的用途上去限制他。只要他的用途是誠實和公正的以值易值；只要實實在在的金錢是當做一個貨物交易的證據，那麼，一個社會一定可以在經濟上鞏固而且強壯。但是我們是很不幸的，因爲這個希望的事不能自然的跟着無限制的交易自由而來，卻讓商場的瑣屑論調來定價值；在這種情形下，當然沒有買賣上的權力的平等。一般商人和中人，因爲他熟習商場狀況，總是預算價值來利用社會。他們站在生產者和消耗者的中間，可以隨時從兩方面索取用錢。他們還能拒絕買生產者的貨物以便強迫他們賤價的賣出；也可以拒絕賣給消費者便強迫他們用高價來買他們的貨物；他們獲得這些贏餘，於是成爲富翁。即使商人變成了製造者這個原理也還是一樣，惟一的區別就是他們更可以直接的利用別人。因爲當他是商人的時候，他是賤價的買生產者的工作來間接的利用他，等他做了製造家，他是直接的利用工作。一切的商業動作都是具有這個天性的。他們的目的就在操縱價值來破壞公平交易，結果這樣的做法，才可以

賺錢，並且還產生了貧富階級的問題。這就是這個交易的惡習的附產物。對於這個弊病，只有一個解決——就是基爾特所擬的那個解決——固定各物的價格；因為若是一切的價格都固定了，那麼，社會就沒有投機的餘地，並且再沒有甚麼西東可以投機的。

中世紀的基爾特是生存在市鎮中的，但是他們總不生在鄉村之中，也沒有甚麼農業的基爾特。這就是中古時代經濟鎧甲中的弱點；因為這是很明白的，若是我們要最後的維持公平價格，那麼，在無論甚麼地方都要維持的，市鎮中也要維持，鄉村中也要維持。鄉村地境沒有基爾特的組織，是因為在十一與十二世紀基爾特在市鎮中成功的時候，通貨並沒有散佈到鄉村地境去，因為封建制度正在鄉村中盛行，交易還在以貨易貨，但是最後的原因卻是因為那時基爾特在交易和通貨的規則中所施行的職務沒有十分了解，並且同時通貨傳佈到鄉村地境中的時候，一般法律學者就立刻反對公平價格的效力，因為他們主張各人有盡力的為贏利的貿易的權力。他們有加司迪林的法典 (Justinian Code) 贊助他們的舉動，相信羅馬法可以復興。這個反對陰損了公平價格最後所依賴的德道的允許。他在一個最低級的動機上成了功，所以羅

馬法的復興把那些和羅馬結合的腐敗原素傳到中古的社會上來了。他的最後的影響就是使那些破壞羅馬帝國的經濟困難和社會紊亂重生在現今世界上。因為羅馬法不像中古的法律一樣，能使好人住在惡人當中，但只是富人住在窮人裏面；所以他為公共秩序而不是為公道的維持起見支持了一個被不節制的通貨所敗壞的社會。

法律家既然不明白公平價格的特徵，教會也是同樣的。不明白組織基爾特來維持公平價格的需要。他以為，像現在許多的宗教者的意思一樣，可以用個人的道德的行為來更生世界。他從來不相信若是要維持一個商業道德的高尚標準就必須有遏止一個低下的標準的機關才行。所以當教會在講台懺悔和法規的公堂教授公平價格的道理的時候，他從來不重讀這種機關的需要；於是一般承認這種教訓的鄉人總是最後的聽命於一般依從法律家的教訓的人。所以這就是因為鄉村的人民失去了公平價格的道德威權，於是資本主義和投機事業才生長起來。公平價格的道德允許既然是陰損了，於是基爾特維持固定價格的困難也就增加。所以到十六世紀的時候，這個制度就完全的消滅了，這就是寺院的壓制的結果，並且他還把社會中的經濟

平衡破壞，產生了廣大的失業問題和躉買來的南美洲的金，使歐洲全部的價格都增加了一倍。基爾特就是這樣的死了；一直到近來，我們纔開始承認世界上有許多東西同他們一塊兒失去了，因為他們曾經成就了一個對於社會有根本重要的職務，因為他們的維持公平價格預防了人羣在交易上的投機。自從他們不見以後，社會就失去了操縱他的經濟補排的管理，並且世界都開始聽從經濟壓力的命令。許多人說社會在基爾特未恢復以前，還是要繼續的聽命於經濟的壓力，這並非言過其實，因為沒有別的法子可以遏止交易的投機。所以基爾特的恢復是解決經濟問題的鑰匙。價格的管理是經濟改革的成功的先行條件，因為在價格未固定以前我們不能謀畫或佈置任何終久不為交易變動所傾覆的事情。這事為社會取得任何現成贏利的一個必需的初步，因為在價格未固定以前，富人可以常常把他們應付的稅移到社會中別的分子的肩上去，以便躲避減少他們的財產的企圖。

## 第八章 將來之大變化如何

既已承認價格的固定和基爾特的恢復是解決現在的問題的必需物，我們就不可不盡力的

答覆這個問題：要如何的才能做到呢？

在這個地方，我們可以說是已經進到了不確定的境遇。任何意思若便要把他變成事實必要靠着當時的情形，並且現在不能十分預定將來有什麼事件要發生，也不能精密的指出來所必經過的每個階斷。在他方面，任何意思的普及和承認只要他有一點真理，總可以產生他在實際上獲得的必需的情形。所以在一定範圍內救濟是要靠着信仰和宣傳。

但是這並不是完全關於信仰的東西，我們可是要依從某種一定的東西。我們現在有確實的證據，曉得「新社會秩序正在現存社會的腹中發育他的胚胎」。比如在勞工組合運動中我們可以用司德登（Mr. Chesterton）的話，這是「不明白過去的人回到過去，好像一個副意識的動作的人失去了記憶力」。在這個意義下，把勞工組合變成基爾特的提議，確是對於從前完全為本能的一種運動而與以有意識的指導的努力。並且在這個意義裏面還有歷史的繼續性，因為勞工組合是中古時代基爾特的合法承繼者；不但是因為他們的問題是為基爾特的敗亡而發生，並且因為他們承認他們的組織中有一個與基爾特同樣的生長的原則。現在這種組織完



備的組合履行了許多，從前基爾特所完成的職務——例如工資和工作時間的規定，和有期幫助那些疾病與不幸的人的社會義務。像基爾特一樣的，他們是從最初的小規模一直發達到現在管轄全體貿易的時代。也像基爾特一樣的，他們不是政治的設置，不過是自然發生保護社會中懦弱的人，未抵抗有威權者的壓制的自由機關而已。他們和基爾特的區別就是，他們沒有工業和相應的特權的所有權，不能領受工作平等和約束價格的義務。但是他們實行後者的職務的權力不久就要得着，因為經濟的不鞏固和不確實是正在工業的行爲上施行一種破壞的勢力，自己保存的本能必定不久逼迫回到固定和公平的價格的觀念上去；並且我們已經曉得從外面的官僚式管理只能維持少數的大宗貨物的固定價格，所以這是很明白的，若是要實行價格的任何普通的固定，除開每個商業全體合作以外，都是不可能的。若是一個商業組織的行員完全以雇主充任，必定發生一個『託拉斯』的弊病。但是當他包括了每個勞心或勞力的工人，他就必顯現出來基爾特的美德。因為誠實和公平的交易可以常常得大多數的維持。

但是現在要如何纔可以將這種需要變成一個實際的政治？英國各地的建築基爾特的組織

的成功，或者可以提醒我們將來必定照這樣的法則做上去。但是這是很明白的這個僭佔管理的政策也有一個限制。建築基爾特的組織是可能的，因為他的環境很適合建築的貿易；房屋的缺少為他預備即時的機會；勞工管轄那些將要使他們工作的市政廳；並且在他種工業中最重  
要的固定資本的原素，在建築貿易中如果和每個特別職業所連結的索價——差不多限定建築工業的完全價格的材料和勞工——比起來卻不是重要的東西。這些情形使工業自治的原則的應用成了一個很簡單的問題。但是這是很明白的，這個原則不能應用在別的需要大批固定資本和市場不能這樣容易地方化的他種大工業上面去。

這種審察把我引到一個結論，就是，基爾特將要從別的道路上來。最近的發展使我假定若是這個改革不是一個不幸的，那麼，他無論如何是個有生趣的東西，因為這也是可能的事情。他們的組織可以鼓勵交易的鞏固性。勞工的要求政府設法組織以物品和他國交換的貿易，以便推翻匯兌變動所產生的一切阻礙，足證明時代思想是在向那一方向走動，因為這樣的起程，必定產生基爾特的組織，這就是免去政府支持這種事業的宏大部分所產生的結果的唯一方法。

並且除開以基爾特爲根本以外，我們就不能防禦各種弊病的產生。因爲若是貿易是組織在國家交換貨物的基礎上面，那麼，我們就必須在進口和出口貨上面設立價格以便規定所關係的工業的股份。若是這個讓政府官僚來辦，那麼，這就會成爲歐戰中的軍需合同一樣的訕謗，因爲政府必定會同一般只思利己不顧大衆的贏利家來交涉，並且公共呼號和不滿足的心必有歐戰時反對一般贏利者的那樣大。這個問題只有一個解決的方法；那就是，每個貿易組織在自治的基礎上面使一切的價格都可以固定，行爲的標準可以實行——換言之，就是用基爾特的組織。這種發展的先例可以從羅馬帝國的末葉觀察出來，當時政府取得預備充分食物供給的責任，於是就開始委任工人團體來照辦這些職務。我們對於這類的知識是很少，但是我們可以完全相信從前有個時代有盡力用「分中央權」來平衡中央政權的趨勢，並且類似基爾特基礎的人羣組織也產生出來。

在這些事情上的發達，據我看起來本是可以信的，但同時我們的製造家恐怕他們的貨物在國內商場被賤價買去，於是逼迫政府通過一個反對他所稱呼的「反對增加進口貨以平

土產價格議案，」或者是政府派所稱呼的「保護我們的工業案。」這個要求，很明白的，是經濟恐慌的結果，因為據我所確定的，進口貨增加以平土產的事的恐懼，是多半沒有甚麼事實證明他。歐洲大陸並沒有準備運來大宗出口貨，反之，曾經使我們的製造家驚異的匯兌低落，無異乎自己證明歐洲大陸的進口貨較多於出口貨。（註一）並且惟一的救藥就是歐洲大陸要增加他的生產。但是如果我們拒絕買他們的貨物，那嗎，這是很明白的，他們的出口一定會停頓，於是我們還要輸出口貨與他們。

（註二） 後一千九百十九年—二十年，我們輸與受戰爭損失者各國的價額是六五八·七五〇·〇〇〇·金鎊，然而我們的進口貨不過是二三九·五〇〇·〇〇〇·鎊而已。（華爾得所著的「我們的工業制度能生存麼書中第七十四頁）」

我們已經觀察過，有時事情做錯了而人羣不知道那個原因，他們於是從新採用一個相反的政策以圖補救，不管他同事實有關係沒有，因為這個原故，所以歐戰以後各樣事情還沒有自動的為自由貿易整理自己，他們於是就想用保護貿易來補救。我們在過去時代採用自由貿易而不管當時的情形，本是很抱歉的，但是徵收一個更不顧時局的普通稅則，能不能產生較好的結

果咧？自由貿易或者不能包含一部分贊成他的人所要求的真理，但是他包含許多對於現時交易必需重新恢復的過渡時代有價值的真理。

自由貿易的真理要選擇的並不是保護貿易，乃是一個依基爾特規則的固定價格的制度。對於資本家要求保護的條件，勞動者應當答覆說，國家既然不應當給授特權與一般不願意接受同樣的責任的人，他們唯一的要求保護的條件就是要他們願意順從基爾特的規則；那就是說，無論如何他們必須在國內商場固定和公平的價格賣他的貨物，並且他們要給勞動者在他們各人工業中一個地位。若是這些條件都接收了，那麼，自由貿易和保護貿易中間的問題自然是消滅，在這個地方，我們可以觀察出來基爾特的功用，不是組織工業，乃是照着現在職業社會在他們的分子中間維持紀律的法子，來振頓工業一切別的問題，例如或者基爾特的會員應該組織自治的工場，或者他們應當學中世紀一樣有他們自己的小工場，都是次等重要的。他們都是屬於意見，偏愛，或閱歷的事情。但是他們對於一個在完全貿易中，設立一個行為和工能的標準的組織的基爾特沒有密切的關係。我的意思就是在基爾特管理下，各樣形式的工場組織可

以生存。一般有好羣的本能的人偏愛自治的工場，而一般有專制和喜獨居的天性的人卻又偏愛單獨的工作。但是他們都必須遵守基爾特的規則，否則他們必被屏棄。然而這些大都是屬於意見的事情。若是基爾特惠然降臨，這是很明白的，他們一定會要使他們自己適合當時的情形。若是我們能够回到忠厚和公平交易的原則上去，那就是我們開始所有能希望得到的。其餘的可以慢慢的來。

只要工業的基爾特化在一國實現出來，其他各國必定立刻的跟隨上去。因為這是一個國際的問題，一切的國家現在都要遇着這個同一的問題，並且在同一時間得到同一的教訓。他們都是在發現他們的靈魂的痛苦而有益的進程中——有的得了勝利，其餘的都被克服了。他們都得着經濟戰爭心病；不過一般從前阻止改革進行的富人現在正在防禦的方面。所以我們可以假定在我們的文化傾覆以後，無論什麼空想是要到我們這裏來，這個同樣的空想也要到別人那裏去；在階級憎惡之下，在現時反對之下，有不一個深奧的原則在工作，等到最後的光明。現世以後最近的仇敵，可不可以和我們同時起來除去國際間的奮鬥和競爭，代以國際的合作？

業中通通有了固定的價格，經濟競爭，必定自動的消滅，十字式的分配也會隱沒；因為那時決沒有人再從遠處購買貨物以圖暫時的贏利。生產的本質觀念必代分量的觀念而興，因為贏餘財產的重投資既已成爲不可能的事情，自然沒有人爲過量的競爭，預備更多的機器，但是這些盈溢的金錢會用在美術，建築，教育和他種文明的快樂的事業上。於是娛樂又可以恢復他的工作。讀者可以觀察出來，我已經在基爾特和通貨上面討論要來的新社會制度，不是像社會主義者，總是在財產裏面來討論他。這個原故就是因爲我相信從財產上討論起是捉住這個問題不對的那一端，把勞工的秩序，單變成實際上的行動的困難就是因爲這個原故。社會改造的每個階段中，我們必須過問財產，不過所有的經濟問題的重心，都是在通貨而不在財產裏面；因爲通貨是有生命的東西，運動的東西，這是經濟發展中自動的原則，而財產卻是被動的原則。不錯的，通貨的手術所得的利息終久要變爲財產，但是這個根本的害處，不在財產而在不節制的通貨裏面。用基爾特的公平價值來解決通貨的問題，是把秩序拿到經濟問題的主動的中心。既在他的中心解決這個問題，那時再來處置財產，一定是比較容易的事，因爲他是在這個圓周上面的。

財產所有者所能供獻變遷的阻力，不得比從前地主主義曾經供獻資本主義的生長的還有效。社會的改造可以用這個法則有秩序的進行。所有一切必需的事就是在十年之中用一個堅強而不變動的壓力，於是社會可以完全的改變。但是從財產入手就是使世事離開他們的自然秩序，因為這是從他們的圓周走到中心點，這是和生長的定則相反的。這就拖住社會的根本來催促經濟的紊亂；並且這是強壯獲利者的手腕來損壞革命的結局；因為獲利者可以在經濟紊亂上成功。在沒有把獲利者放置在管理之下，盡力的圖謀一個財產的重行區分，有甚麼功用呢？因為只要人羣能夠自由操縱貿易，他們必會使社會上的財產到他們的手裏去。所以現在我們曉得社會問題的解決，宇宙中別的問題也是一樣，把他自己最後變成一個有秩序的問題。依他們的自然的秩序來解決他們的問題，各物都會完美的貫通他自己。一切較小的細事或次等的分部都會跑到他們的正常位置上去。但是從一個錯誤的次序來解決這些同樣的問題，就必定產生紊亂。沒有後來的整理能補救起初的錯誤。這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這個原則對於引導一個革命的正確就如同對於著書或繪一個房屋圖案一樣的正確。每個成功的最後祕訣就是要



了解解決各種問題的秩序。

## 第九章 農業與移民

以國際合作代替國際競爭的推論就是農業的復興，因為他包含一種回到境遇許可的自制的社會的意義；這樣的社會免不了要設立在農業上面。在前幾章中我已經指示出來，我們的工業的無上威權已經過去，我們必須復興農業以解決我們的失業問題和預備我們的食品。但是這還必需有一個別的原故：保險一個健全的人口。多數的英國人都被募兵的統計駭了一跳，他們看見在戰爭期中，我們國中的體育懦弱的人的百分率，比任何別國的都高得多。但是，若是我們想到世界上沒有別的國家的人口有英國這樣稠密，都市中這樣的擁擠，也沒有在同樣長久的時間工業有這樣普及，那麼，我們就必不覺得希奇了。這些統計證明出來，一個都市的人口總是漸漸的減少他們的生機。在過去的時候，這個生機是每時代被鄉村中源源而來的人口維新一次。在這種情形下，田野中的農人，是視爲一個充補都市的家畜的貯蓄所，所以農業是建設有在一個與他種工業不相同的基礎上面，並且無論如何，他的幸福都是要被保護的。從一個商務

的觀察點看起來，無論一國的人口是從事於食品的生產或者是摩托車的生產這都沒有多大的關係。但是從一個國家的觀察點看起來，這卻在世界有分別的，因為食品的生產擔保一國的未來，而摩托車的確不是這樣。不過等到我們明白大企業如何操縱國家的政策，我們就不能驚異，若是他疏忽他自己的未來，他就疏忽國家的未來。所以若是回到根本的一方面是回到正義、誠實和公平交易的原則上去，那麼，他一方面就是回到土地上去；到一個和自然界的元素力有較近的接觸的生命上去。

當一個人想到農業復興或有時叫作英格蘭殖民的問題的時候，他在那個路上遇着的第一個阻礙，就是都市中和鄉村中的勞動者的工資的差別。所以改革的第一步就須要求農業勞動者的工資升高。最近所組織的農業勞動組合是正在盡力的向這方面進行。但是他們已經並且還要繼續的遇着一般農民對於他們的要求所發生的阻力，並且這些農業勞動者的力量將來能不能制伏農民使他們應許他們的要求，還是一個疑問。因為他們一年只有一個時候能有利益的示威，那就是收穫的時候。雖然如此，他們的成功與否也還是一個可疑惑的。我們很容易把

農民對於這樣的要求發生的阻力歸到一個慳吝的天性。但是我很懷疑這是不是屬於這個原因。故由自然的原因而發生的農業的猜疑，是被投機的影響增加了十倍，一次收穫的回報可以被遠方財政中心的價格的手術一掃而空。所以農民的第一個概念，就是設備一個儲蓄金來抵抗命運的可能的變更，這個有恆的先佔心終久有一天發達成一個下賤和慳吝的本性（註一）。但是這個困難可以用一個對於農業問題的態度的改變來制伏。價格還是要政府繼續的擔保；並且總不要發生恢復競爭的價格的舊制的問題，只要了解這些包含的意義，那就沒有甚麼問題會發生。想到這樣的擔保的價格，那麼，一般農民就應當允增高他們的勞動者的工資。

（註一）寫完這事以後，小麥的價值驟減。

最初看起來，這個提議似乎是幻想的；並且這也不是不錯的，若是混合內閣繼續的有威權，他也繼續的是一個幻想。但是若是一旦一個勞工政府得了勝利，情形能不能有變更？我却不能十分決定。因為當混合內閣是無疑的，恐怕勞動者的威權增加太大，而不肯照這個法則做事的時候，一個勞工政府總會要遇着困難，因為勞動同人忌嫉的原故。這個勞動黨是靠着他自己的贊成

者，並且因他的黨員大半是都市勞動者，他會以他在產生一個勞動持權階級爲口實來反對這樣的行動，這也是可能的事情。這並不完全是個想像的事。建築基爾特已經曉得他們自己在反對這種的事情。代表他們的宣傳者已經遇着別的勞動階級的反對，因爲這些階級恐怕建築貿易中的勞動者將要成爲一個特權階級。這是社會主義者的感情的弱點之一。因爲雖然社會主義的宗旨是有許多（我希望有大多數）的博愛主旨的人來擁護他，然而因爲他爲勞動者請求最近的自利，所以他也取得了許多大勞動團體的贊助；不過自利是容易得着不遠慮的弊病。在這個事情上，他已經引導勞動者來要求一個不可能的事——任何屬於勞動者的利益，必須卽時和同一時間給與一切的勞動者。

或者解決這個困難的最相當的法則，就是把少許社會構造的意義和有利的改造的需要灌入工人的腦筋中。他們中間僅僅有少數的人現在明白社會改造的需要。他們自然是很熟習這個名詞，但是恐怕他們不明白他的意義。他們已經曉得社會的弊病是附着資本主義而來的，並且他們想像只要一個勞工政府一旦恢復了他的威權，資本主義就會取消，我們以後就有快樂

的生活。在這個以外的事他們再不管了。他們也不曉得社會會要破裂成粉碎，必須用一個重造的將倒的房子的一法則來重造他，也不曉得重造社會的時候，不能把一切應當給與勞動者的利益在同一時間一齊的給與衆人，就如同在建築房屋不能在同一時間把所有的磚塊一齊安放下去一樣。他們也不能在把首要和次要生產的分別弄明白，以前曉得和承認重造社會的時候。我們必須先從事於那些首要的事情然後纔能做次要的事情。

大衆都必須明白農業是一個主要的東西；他是生產尖塔的基礎；既然他在英國已經是衰微了，所以必須在他項工業以前來改造農業。農業的復興是直接的重要，因為他可以吸收許多我們的失業者；這是一個很明白的事情，每個人都覺得很希奇為甚麼在現今這個危機中我們的指導者不把這兩樣事連結起來。但是將來這事還要更為有感動力，因為，若是我們不盡力的使農業復興，再過幾年以後，我們必定沒有食品；因為我已經指明出來，那些素來供給我們的食品的國家已在動手製造起來，如此他們再不要買我們的貨物了。所以我們既然沒有東西把他們來交換食品，我們就必須自己生長我們自己的食品。

但是除這些僅僅因爲他的便利的原因以外，還有較深的原因，爲甚麼農業應該復興。若是我們要成功的處置經濟問題，那麼我們就必要謀給，只要我們的工業是繼續靠着國外的商場，創立一個有力的改革，終久是不可能的事，因爲若是像這個樣子走過去，管理這個經濟問題的分子必在我們管轄之外。一個關稅或是一個戰爭的變化，或是地球上遠處的新原料或同樣事情的發現就可以使國內的勞動者脫離本位，同時我們的幸福都是存在冒險資本家的手中。在一個國際商場的制度下，勞動者都是寄生在資本家的身上，因爲只有他纔能爲貨物找出口，真是不錯的，在工業繼續依靠國外商場的時代中，生產就很像一個賭博一樣。他必要靠着投機事業，這是和社會改造相違背的事。但是若是農業復興了，那麼，一個大的國內商場必定成爲有用的東西。若是農業勞動者能獲得他應得的工資，那麼，一般都市勞動者也必定爲他所裨益，因爲可以減輕都市競爭的壓力。我們纔曉得一個興旺的農民本是我們的最大的經濟資本分子。農業勞動者工資的增高，因爲能使勞動者從新興旺起來，還可以爲農業基爾特的組織來開道。這樣的基爾特可以制定價格，成爲互助的中心，更可以代替農業組織團體來買賣和作別的工作。並

且他們還應當管理土地，在這個地方我主張土地應當為地方基爾特所有，並且也應當受他的管理。這個提議是當為國家化的一個對案，俾能脫離官僚政治的弊病。

農業的基爾特是混合或不區別的組織。他們或者可以和中世紀的基爾特商人相似到這個程度：他們包含一切的鄉村的木匠以及別的單獨的勞動者在內，並且一切教區的議會也要沈沒到他們當中，好像基爾特商人和市區是相同的一樣；或者他們可以和封建時代以前的鄉村人民相似，不過他們的差別就是——那些鄉村人民的交易是以貨易貨，而這些農業基爾特可以藉固定價格來振市價。我們可以假定他總不致回到剝奪制度上面去。至於到底最好是耕種大規模土地或是小規模土地，我卻不能獨斷因為一般有實地經驗的人的意見是很不一致的。但是總而言之，這不過是一個次要的事情，可以讓基爾特他們自己來斷定他。若是我們的觀念是一個鄉村主人的一樣，那麼，這卻是一個重要的問題，但是若是鄉村被組織成基爾特的勞動者所殖，那麼，這就不是一個重要問題。

羣集的殖民也是移民問題的導線。現在多數人對於移民最大的憎惡就是單獨移住外國的

人的孤立的覺悟；因爲不獨他離開他的朋友，並且他也是完全失去了他自己的創造力；生長在都市中的人自然不敢冒然進取這個充滿危險的事業。縱然這樣的人移住外國，他們也鮮有落籍在他們籍居的土地上。他們總希望大大的贏利過後再回祖國來。這就是敗壞殖民生活的那個精神，他並且還不滿一世紀在我們的殖民中產生了問題，這些問題和許多世紀在我們的社會中所產生的問題一樣的壞。最初落籍美洲和別的移民卻不是這樣。他們所創造的社會是比較的鞏固；使他們創造這樣的社會的元素中，沒有絲毫中古的公共社會精神；所以他們都是團體的移居外國，這是意大利人和東歐洲人現在還存的習慣。這個事實尤生出一切的差別來。因爲若是男人和女人成羣的移住外國，那麼，他們還有私人 and 人類關係來聯結他們，並且他們可以彼此互助和供給。結果，他們的落業的方法是單獨移住外國者所不取的。我們在過去的時候，是一個成功的殖民強國，因爲得着這個公共社會的精神；現在我們的殖民已經成了不可能的事情，因爲個人主義發達起來了。因爲這個個人主義建設了許多信託公司，承辦實業公司和他的專賣權，於是把生命的血從移住外國者吸收出來了。



## 第十章 機器與失職

農業的復興引起了使用機器的問題，使用機器的問題又引起了許多別的問題，這些問題都是現在必須討論的。

現在我並不在抽象方面着想，討論機器是不是一個可羨慕的東西。因為我們對於無論甚麼東西，第一要求的就是他是一個達到目的的手段。機器可以被認為是一個好東西也可以被認為是一個壞東西，這都是憑着我們所執的哲學來斷定。所以在哲學和信仰沒有設立幾分意見的一致以前，我們總是不能希望得着任何關係他的最後的功用的結論。但是現在我們已經遇一個很實用的問題，我們必須決心來對付他：在復興農業上甚麼是我們的主要的目的？是不是供給我們的食品，或是為失業人尋找工作或者還有甚麼？這是一個緊要的問題，因為不限制機器的辨護直到而今都是基於相信他終久的結果是由勞工的減少到一個最低額而使我們自由追求生活的較高的目的從亞當的罪惡上把人類解放。至於這些要求能否被這樣釋放的多數人表明他們力圖上進的天性，現在我卻不追問，縱然「司機器的人」有個不同的故事告訴我。

我們可以觀察「現在當機器把人類從勞苦的需要中釋放出來」的這個預言已經表現將來成就的徵候，當我們已經有了許多可儲存的生產的時候，我們卻受失業者的恐慌，並且我們憂愁得要死來爲他們謀工作。現在這個情形使起我們回憶到一個古時印度的故事上面去：有一個人走到一個大亞基 (Yogi) 那裏求他告訴他一個使魔鬼復活的方法。亞基雖然願意告他，不過要他在使惡鬼復活以前必須使他就一種工作，否則那惡鬼就會吃他。然而這個人並不嚇怕，照着這個法術復活那個惡鬼；他的事情本有許多能使那個惡鬼整天工作的，但是後來有一天工作差不多要做完了，於是他就憂愁起來並且恐怕那個沒有工做的惡鬼會吃他。正在懊悔的時候，他又走到亞基那裏去求幫助。亞基對他說「好吧！我告訴你去希望，但你切不可絕望。你把這個狗拿去要你的惡鬼把狗的尾巴拔直。那你就可以使他永久的忙碌。」我們的工業制度也是這樣的，他的結果不是閒暇而是恐怖。我們必定要爲他尋工作，我們所能尋得的工作都是好像拔直狗尾的一樣的功利。

我們現在對於機器抱着這樣不合論理的和相反的觀念的原因，就是因爲當他漸漸變成自

動的時候，同時他也產生許多沒有人能够回答的問題。若是機器是要把工作減少到一個最低額，那麼，別樣報酬的法子必會從現在的方法中產生出來。現在的報酬就是因為工作而產生，若是把工作取消了那就沒有用了。這些根本上解決的需要是在一般圖謀貸款計畫和主張不管工作的有無把消耗者的貸款均分的人的腦後。這些計畫都是不切實考察的。但是他們是看見了一個困難，那就是現在的世界歡喜忽略人羣在機器社會中是如何報酬的。或者尋找這個問題的解決的東西就是馬克思的導線和他主張廢止工資制度的時候所跟隨而來的東西。無論如何，他把他的社會演進的全體學說依靠機器的發達。他完全曉得機器時代的結果是我們現在遇着的兩難勢，因為機器生產的結果一定是產生失業問題，而這個問題不能用平時的法則來解決的。他所提議的解決方法是一個具有暴舉的性質的。失業者必定起來取得生產和交易的用具的所有權。這些東西的結果就是他的無結構的共產國家。那就是他所能看到的。他的思想在那個真正困難所產生的地方停止了，然而把現在的問題觀察起來，實在沒有馬克思所見的那樣的簡單。我們能看見失業的問題，但是看不見共產國家從他中間產生出來，雖然我們看

見了革命的可能力。

在我們自己一方面，我不相信現在的方針中有一個問題的解決。據我看來，報酬是爲工作的傳說的根基，是很深的。雖然這個傳說是爲機器的使用所反對，而一般人還是繼續的在這樣法則上做去。這種困難就是難得在任何別的方法上想去，我覺得承認現在用這個爲工作報酬的法則來分配買賣的能力的方法是不可廢的事是智慧的一部分，無論這個含意是甚麼。因爲在我們面前的選擇中，或是取消這樣分配買賣能力的法則，或是限制機器的使用，比較起來，後者似乎比前者簡單，因爲我能從後者想去而不能從前者想去，別人也是一樣的。那些從前者想去的人都變成癡狂的人了。

若是我們假定現在分配買賣能力的法則是要堅持上去的，那麼，我們的目的就必當用一個法則來管理機器，使他不致於破壞我們爲工作報酬的法則，並且在這個地方我們必須曉得使這樣的一個原則化爲實行的機會是和農業的復興有關係的。因爲農業是根本的東西，我們能夠在他的基礎上建築一個漸漸排開我們現有的社會的新社會。在這個意義中，我們得了一個

新起程，並且現在我們必須立定志向去做！從農業的機器的使用發生了一個問題，他必須用到甚麼程度？在歐戰期中，他在各處都是很盛行，因為那時的緊迫的事情是生產食物。但是若是在現在這時候復興農業，那麼，他必定有為失業者預備工作的另外的目的。所以現在我們要曉得我們用機器越用得越多，失業者的工作越會減少。因此，若是我們的主要的目的是為失業者預備工作，那麼，我們用機器越少越好。反之，若是我們把不用機器當為一個愚蠢的事情，我們可以想想清楚我們將如何的處置失業者。據我想來，若是要用機器，只有一個合法的法則可以實行，那就是雇用同一數目的工人好像沒有用機器的時候所必須的一樣，當我們增加機器的時候，減少工作的時間。因為我主張在一切這樣的問題中，我們必須先討論人類的原素。我相信我們的紊亂的最後的原因是因為我們總是把人類的原素放在最後，並且以為我們的正當的事業就是把別的事情——經濟的或機械的——先來討論，卻不使人類的原素自己盡力的管理自己。我們希望可以希望那個現時不肯解決他自己的失業問題的緊要是使我們用先行討論人類原素的需要來取得較好的東西的先導者。

我所提議的這個解決的利益之一就是雖然我們使用機器我們總不至於聽命於他，因為經濟制度是不受他的管理。假如有一天因為石腦油的缺少的原故，不得已要取消牽曳物的使用，然而我們的經濟制度還是不致於破壞，因為他的構造中有安全的份子。至多不過使那些在土地上工作的人增加工作的時間而已。若是這樣的使用機器，那麼，他一定會作他自己宣佈所要做的工作，他並且可以減少苦工，產生更多的閑暇，技藝的發達也會成為可能的事，因為國內技藝將來必定要聯絡起來像從前的那樣進行農事，只要我們照這樣的利用很長的冬夜，機器使用所產生的任何增加的閑暇都可以照這樣來利用，雖然一個人的生活可以從他的農業的獲得，這都還是可以隨意的。若是機器的真正的用處是和他的理論上的證明相符合，那麼，對於機器的使用的反抗定會自然的取消。但是直到現在那種使一切關於這個题目的討論成為如此的無希望的東西就是：在實際上機器是為一個目的使用，而他又為別的目的在理論上證明，同時人類對於他的善行的信仰是很深信很純粹，他們似乎不大注意到底是甚麼原動力使用他，只要他是在使用時間，我們必定要除去這個對於機器的偏斜的態度，學習推論他如同我們推

論別的東西一樣，因為在我們用智慧思索他以前，我們就不能管理他，這本是一個實在的事情。但是還有別的更主要的關於機器使用的問題，我們必不可遺忘他們。這些問題中的一個就是機器的不限制的使用所必產生的天然財源的窮竭。我們曾經提及石腦油的缺少，從計算上所得的報告，我們曉得美洲的供給只能延長二十五年。我們已經在米索波達米（Mesopotamia）開了一個戰爭，為的是要取得一個別的供給的泉源。美國也是為同一的目的在墨西哥想法。在英國我們已經掘了許多的孔道，以便發現一個供給的泉源；無疑的，他處也有。但是終久有用盡的一天，並且這是顯然的愚蠢，至少說起來我們這樣的使用這些靠着有限供給的生產和轉運的法則。因為在這樣的情形下，我們的地位定會成為無可救藥的，因為天然的財源有漸漸枯乾的趨勢。把這個地位用現錢的方法化到他的最低的名稱，我將要佔取供給新泉源的戰爭的費用，應當算為抵抗其他方面所得的儲蓄，並且在石腦油的真理即在別的材料也是一樣的真理。工業的生產用完一切的材料的速度是很可駭怕的，若是我們不趕急籌畫，將來我們必定受困苦。我們必須在事前預戒纔好。現在正是一個開始新鮮起程的機會，我們必須拿些關於

這個問題上的原因出來。若是我們說一個普通文化的第一主旨是他自己必須盡力的自制而把他當爲一個格言，那麼，第二個主旨就是他無論如何不應當靠資本生活是應當把他的生產這樣的佈置：使他能夠盡力的生殖自己。這並不是完全可能的，因爲我們必當利用鑛產的富源到若干程度。但是智慧暗示我們：財源應當保存而不可像我們常常的那樣的把他消耗在疏忽和浪用的方法上面。我們的報紙上面載滿了反對政府分部的消耗的公憤，但是從來沒有半個字論到比這個還要利害千多倍的天然財源的消耗上面去，雖然有人以爲紙張的缺少都應當使他們想到這個上面去。

現今的問題是很閃避的，我們很難等着證明出來某個趨勢是有害的或是危險的。然而我們可以從他們對於農業的影響方面考驗出來許多趨勢的真理，在這個地方我們可以觀察出來一切近世發達的趨勢都是強奪農業的肥料。人類與獸類的澆糞，本是天然的肥料。在這方面，人類和自然界中間直到現在有一個更迭的關係。用過的食物還是回到地下成爲肥料。但是直到水運廢物的制度和他的確實的高尙便利問世以後，這個更迭性就破壞了，於是這個接濟必須



靠着化學的肥料和南美洲的肥料海鳥糞。二十五年以前，波爾博士 (Dr. Vivion Poore) 曾注意這個問題，他著了一本關於這题目的書「鄉村的衛生」 (Rural Hygien) 這本書的主旨就是防止水運廢物的制度傳布到鄉村地方去。他表白出來水運廢物制度如何的產生腸熱症的微菌；我們的衛生方法是為防禦這個微菌而設的；如何的把毒水引導到鄉村地境來，並且強迫我們花費大宗款子在取求遠方和清潔的水源的工程上面；人類排洩物的肥料價值也被水運破壞了，並且化學的肥料不能代替天然有機的肥料。但是這個警告沒有人注意他；水運制度既然是很便利，衛生品的製造又是一個已定的贏利，所以沒有人過問他。還有一個問題留給後世來解決的。自從機器轉運發達以來，這個問題是更難解決了。因為他強奪了農業的馬糞。當提議這些事情的時候，我們所得的答覆是：在未來時期中我們可以能够把淡氣從空氣抽拔出來。這個提議不是一個真正能實行的，或者淡氣會永久的存在空氣裏面我卻不曉得，但是這是表明出來我們所滿意向前走的那個冒昧的道路。我們僅僅的討論我們最近的便利，產生最大的問題，依靠光明的機會從他們裏面逃走出來。許多的和奇異的科學的發明顯然曾經反應的產

生這個精神。他阻止我們運用對於根本性質的東西的任何預圖，使我們堅信有些東西必會出現，我們的國民生活是隨着一個預備乘機花費他的財產的敗家子。

再者這種「無思想」又被近代生活的複雜和突進所鼓勵——機器的錯用的一個結果——因為近代生活是反對各種的反響和清思。現在這時候，任何事情都不能做，我們的社會的複雜把人羣都昏迷了。如果速率和複雜的發達在某範圍以外是有害的，那麼，我們就有一個明顯的限制機器的理由。這件事誰也不能否認。但是在這裏我們反對有思想的人的偏見和反對一般無思想的人是一樣的厲害。我們現在可以考察他們。

最初考察經濟學者，他們必定完全否認機器問題的存在，並且堅持那些隨着機器的使用而來的弊病完全是因為生存機器的引入的時候的特別經濟狀況之原故。或者是換言之，機器是被錯用了，因為他來的時候，社會的福音是具有經濟的個人主義的，從這樣看起來，當機器問題要自動的解決自己的時候，我們所必須做的事情就是用經濟合作的一些形式來代替經濟的個人主義。但是這種理論有沒有效力呢？如果是真的，我也很願意承認，經濟問題是在機器

問題之前，所以比他更爲主要，那麼，這也同等的真確，道德比經濟更爲主要，所以若是我們的實際上的活動僅僅同這些主要的東西有關係，那麼，他必須以道德而不應以經濟爲根本。經濟學者不能在兩方面有他。我們或者把我們的活動建設在最後的真理上面，這樣，我們就拋棄經濟而求道德，或者我們把他們建設在一些最近的真理上面，於是機器的問題就可以和經濟在同一位置。我們可以承認經濟合作代替經濟的個人主義必須在管理機器以前，但是這樣的合作在贊助機器的不節制使用的偏見面前不能保險機器的管理。

但是經濟學者不是對於這個問題有偏見的惟一人民。還有一般道德家也確說沒有什麼機器問題，因爲機器是無道德的，所以他的施用可以好，也可以不好，這都依着他的使用主旨而定。這個理由的弱點就是他假定使用者的知慧是永久的和他的道德的意志相符合。我們曉得在活動的別的部分，這無論如何是不對的，並且一個人的主旨雖好，而他的行爲可以惡劣，或者他的主旨惡劣而他的行爲卻是很好。最後在這樣事情上，所以管理機械和管理其他的東西那樣恰恰的立在同樣的基礎上。第一必須遏止一般主旨惡劣的人不許他們的行爲妨害社會，第二

必須預防那些主旨高尚的人因為無學識的原故而做一些最後有損害的事。

但是如何可以管理機器呢？那種管理是需要的呢？這個答覆就是：我們的管理必不可先從機器動手，但是須先從在他後面的分工制度着手。因為那個制度是破壞工業中創造的衝動的一個大原素，我們可以確信若是不把他毀滅，這個創造的衝動決不會再顯現出來。再者這種分工的取消可以把生產的分量觀念從根本上革除，機械的錯用就是因為這種觀念。若是我把這個中心的觀念——機械必須附屬於人類的這個普通原則——放在腦中，我想，普通的說起來，我們必定可以曉得這是一個大機器和小機器中間的問題。我們應當用「大機械有奴視人類的趨勢」的原則來禁止大機器的使用，因為一個人必定要在心智和精神上犧牲來監視他們，至於使用小機器則沒有這種影響，因為他們可以隨人的意思停止或作工，比如一個縫衣的機器就是這樣的。不過這條定律也還有例外，譬如一個汲水的機器就不要人監視他，只要「機器必附屬於人類」的普通原則承認了，那麼，斷定一個機器是不是有害的困難，一定會變為很容易的東西。

## 第十一章 道德與經濟

我結束前章的時候，曾經用機械的管理答覆偏見的經濟學家和道德學家的抗議。現在我必須預度他們的攻擊，因為他們或者會要反對我的普通論調。經濟學家必會反對公平價值的概念，因為他包含了道德上的審量，他們要求用經濟來改決社會問題，以為這是和道德沒有關係的；反之一般道德學家必會堅持說我的政策是不能實行的，因為他預先假定道德的革命使他成功。

關於經濟方面的抗議，我完全否認我們的問題有一個什麼純粹經濟的解決，因為我不相信有一個那樣的不被愚弄的社會。我們尋找這樣的解決就如同尋找「無窮動」一樣的希望，這就是從前社會主義的經濟政策的紊亂的根本原因。並且正式社會主義學說和他的非正式哲學的分離也是因為這個原故。自然我們承認許多經濟上的事情和道德沒有甚麼關係。那些經濟情形中的原素，例如，自然的不均等，好惡收獲所產生的變化，對於道德本沒有甚麼關係。但是這種事情對於經濟學比什麼還甚的在廣義上預先假定某種道德的臆說以為人類的生活一部分是被偶然的狀態所決定而與道德無關的事實還沒有攻擊。這個邪說是從李嘉圖 (Ricardo)

的時候起的。在他沒有著書以前，一般經濟學家總是把他們的推論放在某種道德的臆說上面，他們或者是像中世紀的經濟學家一樣的了解如何的能使經濟管理和最高的道德發生關係，或者是像亞丹士密氏 (Adam Smith) 一樣的假定人類自私心是經濟活動的原動力。但是他們沒有想要做的就是確說經濟脫離道德而生存。到馬克思的時候，這種邪說又得了一個新的發展。他把一切的情形完全改變，因為他把道德當爲一個靠着經濟的東西，雖然魯思金 (Ruskin) 在五年前已經在 (Unto This Looseth) 書頭幾頁中表明這種推論的謬誤，然而這種推論的法則還是堅存在歷來社會主義運動中的比較偏見的腦中。這種謬說的生存的原因或者是因爲在現在時候要想用一個純粹道德制度的行爲來干預經濟發展的進行好像是一個不可能的事情。但是這是被形式所誤引，因爲道德的行爲只能影響經濟的發展，一代的道德行爲可以決定次代的經濟境遇。因此使許多人以為經濟和道德是獨立生存的。

我對於一般道德學家所提出的抗議，還要更表同情，因爲他們的學說是正確的，不過他們對於真正的實事卻是錯誤。說公平價格的維持逆料一個比較現在更高的道德發展，是不確實的。

因爲這又是被形式誤引了。歐戰中反對贏利的平民呼聲已經表示道德還生存在人類之中，同時我在首章中所解釋的社會主義運動的成功是因爲他有點道德革命的性質。不錯的，社會主義者在最初的時候本同某種經濟主義的普及有關係的，但是要使大眾注意他們，所以他們不得不已纔攻擊財產的觀念。因爲在過去的三十年中，這種攻擊從國內的這頭傳到那頭，所以產生一個對於財產的改變的道德的態度，並且影響到完全沒有被社會主義的學說所感動大團體的人羣。在這方面，社會主義的運動已經完全了一個只可以和最初基督徒成功的道德的革命，基督徒徒攻擊財產如同任何社會主義者一樣的厲害，不過他們攻擊的目的和社會主義者的不相同，我想這並非言過其實的話。承認這個，我又覺得有一個弊病使道德學家很可攻擊財富而忘卻在建設公平價格和其他事務以前還要有一度道德的革命。他們必當曉得在這方面道德革命已經是一個成功的事實。

我們不可藐視關於集合道德的公衆良心的警醒，因爲同時私人道德已經衰微。到某種程度，那個衰微是無疑的。由於某種社會主義的教導者，雖然不是完全由於社會主義運動的影響，並

且到一個很遠的程度，還是因為現今多數人民所受的經濟的壓力。雖然現起的一代中有那樣大的一部分覺得結婚是很難，然而性的道德還是沒有甚麼進步，就是人口增加和居住的缺少也沒有用什麼東西來改良。同時大規模的工廠的商業道德反而一天墮落一天。但人類在困苦中所做的事不能影響於他們的品行上去。法哲桃林 (Father Dolling) 在巴梯馬斯 (Portsmouth) 貧民窟——一個罪惡貫盈的地方——詳細的調查了幾年，他說，這個地方的居民在精神上，是比較的無罪。他說「我們的巴梯馬斯的墮落並不能完全的破毀性質也缺不致於破壞美觀。小孩子偷盜，因為偷盜對於他們似乎是維持生活的惟一法則——女子犯罪——也並不覺得這是可羞的事，並且覺得他們如果要生存就必須把這事當作必須的狀況。靈魂並沒有損，只有身體僅僅的被敗壞，所以最高的一部分還是可以有最美滿的發達（註一）在商業世界中也是這一樣的。人類在商業中追隨不道德的法則因為他對於他們似乎是生活的惟一法則，總不覺得這裏面是有罪惡的。等到他們知覺的時候，他們就革命。社會主義的運動從那些在道德革命中的人招募新份子，這就是我所以相信他在最後才被承認為一個道德的再生的理由。社會主義



者總是討論制度的改革，不是因為他們不關心道德，不過是因為他們承認在這樣不幸的情形當中不能依着道德的規訓做事。這既然是他們要求改革制度的原動力，我們可以不必再疑：實行公平價格的道德的力量必會出現的。並且我們可以說除了想實行誠實和公平交易的原則的欲望以外，沒有能產生基爾特的東西。

(註)法哲桃林所著的「在巴梯馬斯貧民窟中的十年」。

我們所須懷疑的事情，據我看來，不是我們如果設立基爾特，或者維持基爾特必需的道德力會來不會來，而是或者「我們附着的都市生活」會不會阻礙農業的復興。都市的勞動者已經習慣了一個喧嘩，人煙稠密的電車，火車，影響等的生活，若是把他放在簡單的情形中，他們必定變為無休息的工作者。並且他會依靠一個重疊的機械。那個機械分給他一個單獨的專習的工作，供給他的他項要求。結果，他已經失去了他為他自己作事的習慣，於是他靠着購買他的需要的東西來生活，這就陰損了一個農業生活所必需的附屬物——接濟，預圖和忍耐的性質，在這個制度未敗壞以前，來破除這個傳說，卻是我們的道路中的一個真正的阻礙，因為各樣事情都結合

攔來反抗我們，我們不獨要和各種改革都有隨性來爭鬥，並且也要和都市人口的有根的習慣來戰爭。或者我們不能夠使起人類在飢餓逼迫我們以前承認，如果食物再不能增加，我們的工業的地位的危險是如同在歐戰沒有發生以前我們不能使人類承認歐戰的可能力一樣的困難。若是這樣情形是真的，那麼，我們就必會從此的飄飄蕩蕩直到將來有一天我們解決我們的問題的唯一法則就是實行農業徵兵，那時我們的鄉村裏必會塞滿了盡力和糧食問題爭鬥的工人的帳幕和茅房。若是我們不趕急驚醒，這些事情必定會來的。同時各公法論者，也應把這些情形的「實在」拿到人類的腦中——使他們對着這些事實，並且在短期中指導我們盡我們的力量來養成工業和自任的這種習慣，使人類能改變他們的生活的法則而不致於發生紊亂。

## 第十一章 工業主義與信用

我作這本小書的目的，就是把我的「注意」集中在我覺得是主要和根本的問題上面。除此以外還有一些必須做的事情，例如戰時公債的償還，不過我對於這個問題沒有甚麼意見可以加在別的已經講過的上面。若是一般富人像他常常那樣的法子，花費他們的盈餘的財產，那麼就

很能減少失業的弊病。但是現在除了富人以外卻沒有別人能够這樣做的，因為現在似乎不能夠引誘他們做一些和最後有關係的事，所以只好把我們的政策建設在「他們會繼續的這樣進行」的假說上如同現在一樣的——對於希望的希望是不能做一點事情的。

我們為甚麼要把我們的「注意」集中在根本的事情上面的原故就是因為他們直到現在還是被我們疏忽了，同時他們對於我們的重要是和他們的疏忽成比例。他們被疏忽的原因，我已經在前面說過的，是因為他們和工業反對的，在歐戰以前的工業主義，是像建設在一個巖石上，很少的人相信他身上會帶着毀滅他自己的種子。反之，世界上的人都存着模糊的信仰，以為弊害雖是存在，然對於這個制度不過是附隨的，並且可以用改革的方法來補救。但是那種平靜的自信心現在已經沒有了，我可以別的方法來寫。我現在也不須極力的使世人承認內部的證據已經指明出來我們工業的文明的破壞，因為我們現在正看見他在我們眼前消融——近代世界所能相信的惟一證據。在這樣情形中「自己保守」暗示我們以遲延的危險，我們必須在現在的社會完全倒塌以前，趕急動手建設一個新的社會。

現在那些保存「從分裂中救濟現存社會的可能力」的信仰的人，正在把他們的注意集中在信用的問題上面。對於那些減低匯兌以圖克服「復興海外貿易」阻礙的人和那些想破壞銀行的專橫的人，我是完全的表同情。但是對於那些想像信用的問題能够用摩力孫的藥丸 (Morison's Pill) 治好的人，我的意見卻又是不同的。據我的意見，他們是住在一個幻想世界的中間。那些藥丸計畫中，有一個是達夫納司少將 (Major C. H. Douglas) 製作的，並且有「新世紀」雜誌 (New Age) 爲他擔保，我們必須特別的注意他，因爲已經有人把他當作一個接近基爾特的東西來討論，這本雜誌的編譯，是國民基爾特的擔保者。

我們也不必詳細的來討論這個計畫。我們討論他的中心意義也就够了。在這個地方雖然我不能承認達夫納司少將的計畫，然而我卻承認他已經觸到了一個真實的問題，不過我可以說一聲這個問題對於我們中間的有些人並不能算是新的。簡單的說起來，達夫納司少將已看明極度的生產政策是不免出「停頓」的結果來。傾覆需求和供給的平衡，但是他不追究我在第三，四，五章中所說的原因上面去——那就是最終的追究某種道德的原因上面去——他卻完全

把道德忽略了，而僅僅在我們的信用制度中來完全追究這種狀態的最近的原因。這就使他在計算當中來尋這個問題的解決。他提議虧本的賣出貨物以便消除需求和供給的差別。虧本賣貨自然不是甚麼新的東西。當製造家生產過多的時候，他們每當財政困難總是這樣辦理以便賣出他們的盈餘的貨物。有一個可稱為新的東西就是：他知道現在的經濟困難不是一個可以用需用和供給的普通動作可解決的東西，他正在把一個今日以前曾經用為一個暫時便利的法則變成一永久的財政的原則。因為據達夫納司將的意見，貨物的賣價必須永久的比他的生產價低，同時他提議生產的實價和賣價的差別必須要政府用國庫紙票來補償製造家。那就是他的計畫的要點。這是我們必須討論的唯一意義，因為其他都是他的附帶物。

現在對於這種計畫的第一和顯明的反抗就是這種紙幣的大宗的發出必會使通貨跌價。達夫納司少將提議固定價格以便防備這個弊病。但是我要回答他一句話若是這個法則實行，那麼，一切的工業中的商品的價格必須同時固定纔行，因為如果這種計畫是漸漸實行，有些工業貨物中的價格已經固定，而其他的工業的價格又不固定，那些沒有固定的貨物的價格必會升

高而恢復平衡。但是在同一時間來固定一切工業的價格是不可能的事，因為在現在國際商場的時候我們必須討論的單位不是英國而是世界。在這種情形下，這個問題是不可思議的。這就是我們經濟制度的反證論法（*Reductio ad Absurdum*）我已經主張固定價格（但不是虧本的賣）但是我看得很明白的固定價格的制度只能漸漸的引進，據我看來，任何要實行的計畫必須以這個假說為根本。

確實的講起來，達夫納司少將把因和果二者混雜在一塊兒了。他曉得現今工業的動作是被銀行管理的「信用的便利」所統轄，所以他下了一個結論說，這個全體的問題是一個關於信用的東西——或者如果這不是完全真的，我們總可以說，他以為這個信用的問題能夠有一個單獨和分開的解決。我們可以解釋這個疑惑來說，信用的問題並不是這個弊病的中心，乃是他的最後的狀態。這就是一個以「厚利為根本」的文明最後結局時所遇着的兩難的情形。這個兩難的情形出現因為厚利的界限已經走到了。這就是因為這個原故，所以現在的問題不能最後的計算，而必須用道德來解決。在歷來各世紀中，贏利的欲望都是工業的迫力。他總是立在我們工

業發達的後面，並且還產生出來我們廣大而複雜的文明。現在這個發達的界限已經走到了，因為複利的界限已到，這個集中的進程也完全了。看清這個問題的根本性質，我們是冤枉的假定這種問題的錯誤的指導可以用「紙牌的重混和」(A re-shuffling of the Cards) 來解決——這就是達夫納司少將的計畫。反之，那個能够把我們從這個經濟沼澤中拯救出來的惟一的東西，最後的是一個新原則的發現，一個新動機，一個新迫力的突現。歷史的經驗已經教導我們這個宇宙之中只有一個能力可以供給這樣的需求，和成功的抵抗這個商業的精神，那就是宗教。更恰當一點子說——基督教，最初的基督教徒攻擊財產和私有的觀念如同社會主義者攻擊一樣的猛烈。在文明被希臘和羅馬的資本主義破壞以後，基督教又重新的創造他，若是我們的文明還要生存，那就必定又會因這個同樣的精神而重現。但是或者有人說，若是我們等候基督教的復興的成功，我們就必會來不及，因為在我們所對着的問題發展得這樣快的時候，我們不能有大眾的悟心。對於這個意見，我有話未回答他：我是說的最後的決解；不是最近的法則。但是如果我們不依唯物哲學而依基督教的教訓來討論最近可實用的法則，那麼，我們對於他們的

思想必會大大的比前明瞭，沒有一個從基督教上明白着想的人會墮落在信用或波爾斯維克（Bolshevik）的邪說裏面去，因為他不會在工業主義中去想，他不會在工業主義中去想，因為他曉得他的中心的原則是和基督教所主張的各事相反的：「你們不必為飲食擔心，或者是為衣服擔心（外邦人只求這些東西），因為你們的天父已經知道你們所需要的一切東西。但是你們所要求的就是上帝的國和他的義，那時他必賜給你們這些東西。」這就是基督教的法則，但是工業主義是在相反的假說上的社會的組織，他的主要的觀念就是——你們須先求得物質上的豐富，才能獲得其他一切的東西。但是經驗已經證明出來不但其他的東西沒有得到，並且最後的結果就是那些極望得到的物質的東西的本身都被拿去了。

同時，我們必須承認我們的工業的特權的時代已經是過去了，我們再不能希望像從前那樣的輸出大宗的貨物到遠地的商場去。我們的工業既已不雇用那樣的工作者，所以我們必須復興農業來為失業者預備工作，就是我們的食物，我們若不自己生產，也一定不能在未來獲得。這就必須實行一個猛烈的土地政策。這事對於我們是一個生死的問題，切不可讓投資的利息來



妨礙他，如同在戰爭性質中一樣的人民必須受農業上的訓練，也必須同他們的家庭住在田野中。並且他們必須在農業基爾特的節制下成團體的組合。

因為雖然我們能復興農業，拓殖英格蘭，我們恐怕還不能為我們的失業者的一部尋得工作，所以我們必須預備大規模的移民。在這地方也必須有團體的組合。我們必當實在的學希臘人拓殖一樣，建設許多新社會。我們必須有農人，工業家，醫學家，以及其他供給這些社會必需的組織。使我們的殖民地可以收容我們盈溢的人口，我們必須剷除從前管理生命的個性的商業哲學，回到公平交易的組織的古昔的原則上面去，這些原則都已經為我們結晶在公平價格和基爾特的意義當中了。這些意義的普及都是必當隨着改革的力量而來的，因為他們是社會佈置中康健的兩個支柱。

並且手藝必須復興，機械必須管轄。如果不然，那些為難我們的問題，必定又會立刻在這些新的中心點復現出來。在未來的時候，機械會變為一個幸福的不致於像現在這樣的苦楚的東西，這也是可能的事情。但是若是他的進程是從破壞變成創造，我們就必需用智能來思量他，在這

個方向的第一個仁慈的記號，就是一個管轄他的決心。只要這個原則一被承認，他的實在的處用必不會難的。我們可以在對於社會不甚歡迎的地方來抽使用機器的稅，那時，我們就能慢慢的管轄他了。在其他的方向，我們可以完全禁止他的使用。有些地方連帶了外國貿易的問題，我們就要和他國訂立條約。

我所舉出的這些方法都是最主要的。他們要成爲到新世界制度的產生的第一實用的階級，雖然現在這時候失業問題對於我們是一個最大的困難，然而他的顯現卻是一個比較好的制度過渡中的必需的景況。以後的政治必會朝着失業問題來旋轉他們自己，失業問題和社會改造的聯合應當把理想改變爲實用的政治。因爲我們可以想一想這個失業的問題將要成爲一個甚麼的態度的根本改變。直到而今，一切政策的問題的習慣，總是把物質原素放在最先，而使人類的原素盡他自己的力量來飄蕩——把資本的利益放在生命的利益前面。從此以後，這個秩序必要顛倒。失業問題的孔急強迫我們把人類的審察放在最先，他必會繼續的如此做去。這個東西他自己必會成就一個智慧的革命，在現時實際上顛倒的政治科學因爲他把最後的

事情放在最初——應當發達成爲一個人類事業的真正科學。

無論這些計畫或者會成事實與否，都是視將來的兩三年的態度而斷定。以後就太遲了。除非現時過度的「鐵石心腸」的精神能够搖動，趕急照現在的時勢來發生猛烈的動作，恐怕我們要飄流到一個無政府，無法律，和野蠻的革命的國家，那時我們除用強力外不能申訴。這個危險就是：代替動手安放社會制度的基礎和當舊制度瓦解的時候建設新制度，我們被少許商業的簡單復興所鼓勵，可以相信沒有改革的必需來欺騙自己，或者浪費我們的光陰來討論各種的次要重要問題——我們大半是無力抵抗的東西，因爲他們是舊制度的破壞的象徵——各種的暫時的方法，過度的政府耗費，高貴的價格，高貴的工資，減少的礦額等等，在實際上什麼事情都來討論，只除開我們的未來所依靠的真正的中心問題。直到太遲的時候，沒有事可以成功，那時飢餓必到我們中間來，波爾斯維——上帝的刑罰——也到我們這裏來了。若是波爾斯維真的到這裏來，我們卻是應得的，因爲我們解決歐戰所遺的問題的地位要比大陸上國家的好些，因爲不獨我們的匯兌的價值好些，並且我們是一個有寬大隙地可容納我們的盈溢的人口的帝國。只有

一個可以傾覆我們的東西，那就是「鑽石心腸」。

### 附錄

#### 混亂中之歐洲

一、

今日倫敦市場之匯兌時價如下。

紐約  $3.45\frac{1}{8}$  —  $3.45\frac{1}{4}$  (14先令七辨士對一鎊)。

柏林 256—257 (馬克合  $\frac{7}{8}$  美金一元)

巴黎 58.75—58.80 (法郎約合美金四元)

這幾篇文字的議論所根據的事實，是從大戰休戰後在倫敦市場上所行的匯兌時價中尋出來的。所以現在想把幾個較著的時價開列出來。

在美國，匯兌平均價是美金 4.8665 抵一鎊；但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五日之時價為美金 4.770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二十日爲美金 3.0470。在亞爾然丁 (Argentina) 匯兌平均價爲 5.040 配所 (Pesos) 抵一鎊，但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五日之時價爲 4.665 配所，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二十日之時價爲 4.582 配所。在日本則平均價爲 2.8 圓抵一鎊，但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五日及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之時價各爲 8.972 及 6.857 圓。

我們這就可以看出來，倫敦與東西兩大工業國間之時價的變動是很不利於倫敦的。換句話說，現在金洋是比他們的平均價高出百分之四〇。三而銀元是高出他們的平均價百分之四二。九至於亞爾然丁，這種變動卻不很現形，因爲配所僅僅高出他的平均價百分之一〇。不過當我們記憶我們從那國中購買糧食的時候，我們已覺得這種變動也不十分安靜。

回到歐洲來，只有兩國的倫敦匯兌時價超過平均價的。這兩國就是荷蘭和瑞士，當歐戰的潮流圍繞他們的時候，這兩個小國還是嚴守中立。荷蘭的佛羅林 (Florin) 當一千九百二十年十一月十一日是高出平均價百分之六。三而瑞士的法郎 (Franc) 高出平均價百分之十三。七，他們的實在的時價卻是十一·三九佛羅林和二二·一九法郎。

以外的歐洲中立國，現在是與平均價正相合，或者是在平均價之下——瑞典恰恰與平均價相合，挪威和丹麥比平均價低百分之二九·七，而西班牙低百分之四·五。但是當我們思量我們的近來的聯合國和敵國的時候，越往東走我們覺得情形越壞。十一月十一日休戰兩年以後，巴黎的法郎比他的平均價低百分之五六·二，意大利的力那(Lira)低百分之七二·六，葡萄牙的耶司哥多(Escudo)低百分之八五·八，德國的馬克(Mark)低百分之九一·九，波西米的羅勒(Kronen)低百分之九一·四，奧國的羅勒低百分之九七·九，波蘭的馬克低百分之九八·六。

現在我們可以了解這些百分率。我們必須記憶，一個百分之百的跌落的意義就是一個通貨在滙兌上不值一個錢。我們現在就曉得歐洲的通貨的價值將近這個零度了。

這到底是甚麼意義呢？他對於你和我有何影響呢？歐洲的未來的情形將如何呢？在答覆這些重要的問題以前，我們必須了解大戰前歐洲的經濟的構造。

現在的工業制度是一個發生沒有好久的東西。直到十八世紀的末葉，人類的機巧才發明機

械力的製造來代替手工業。直到十九世紀，物理學家和化學家才創始我們工業的生活。

產業革命的影響是很遠大的。他直接的產生近世工廠制度，於是把人民集合在大城市中間而使歐洲的工業國家能夠維持一個廣大的人口。確是不錯的，我們可以說，若是現在的工業制度是破壞了，那麼歐洲人口的半數必要移居外國，不然就會餓死。

在戰爭以前歐洲的生活所依靠的制度可以簡單的述說一下。歐洲的食品和原料是從海外輸入的，這是用他所造成的貨物的出口交換來的。這些製造的出品的價值，因為技藝和工作曾經加入裏面的原故，比原料的價值要高些，這其中的差別就是歐洲所依靠以生活的東西。

這是那個制度的大綱，但是他還需要各種的形容詞。第一，上述的兩種價值的差別超過了歐洲的需求。這個餘款——歐洲人把他或者是投資在國內或者是投資到國外的工業裏面。這個資本又幫助財富的產生。於是歐洲的股東從國外取得利息。

第二，歐洲對於國外的世界卻又盡了許多的職務；他的貨船轉運美國和日本的貨物，他的商人在這中間買賣，他的銀行借款與這些貨物的轉運，他們保險公司保護他們，一切的這些職務

都是有報酬的，這種的報酬，像利息一樣，從貨物的形式而來的——大半是食品和原料。

這種制度的主要原素就是交換。我們把我們的已成貨物和我們的職務來交換我們的食品和原料。使這種制度活動的器具就是匯票。(Bill of exchange)

一個匯票，簡單的說起來，是一個債權者要求債務者的表單。譬如現在一個美國債權者要需用金洋，一個英國債權者需用司特林 (Sterling)，一個法國債權者需用法郎，一個沙法林 (Sovereign) 裏面所含的金的重量，或是一個十圓金幣所含的金的重量等等，都是由各國的法律所規定。

如此，沙法林與金洋中間的匯兌的價值是很容易計算，這就是稱為匯兌的平均價 (Par of Exchange) 所以，一個債務者可以用金幣來還他的債權者。但是真正的用金幣還國外的債路中必需花費費用，所以平常他總是採用第二個法則。

這種法則就是：甲可以在本國尋一個對於他的債權者的國家的債權者乙，於是乙給甲一張向外國的債務者索款的匯票或要求，或者換言之，一個從美國購買棉花的英國人必須先買金



洋來付棉價：因為美國的輸出口者總是需要他國內的通貨的付價。

同樣的，一個從英國購買貨物的美國人必須購買司特林，於是他就和一個要買金洋的英國交涉，這個交易對於他們兩方面都有利益。但是如果英國的入口貨超過他的出口貨，那就必有許多英國人要向那些想買司特林的英國人去買金洋。於是金洋的價格大漲——因為需求超過了供給。

換言之，這時匯兌的時價就必不利於英國。平常的時候，這個匯兌的運動總有一個限制的，因為英國的債務者必定知道轉運金幣的法則價廉得多。但是若是我已經禁止運金出口，或者如果我們有擴張自由的紙幣通貨，那麼，就必像現今一樣，沒有自動的限制來歸定總額，匯兌就必跌落。

我們必須知道，通貨的擴張引出價格的升高，就是外國紙貨或通貨也不能逃去這個定律。再者，紙幣的通貨能使格雷心的定律 (Irisham Law) 發生動作，把金幣從流通裏面趕出。於是就沒有金幣還外債，那國的輸入口貨者就不得不償他們的外國紙幣以高價。

現在我們已經描寫了戰前的歐洲的生活所依靠制度。我們曉得他是靠着交換或匯兌的循環，這個交換或匯兌是被匯票所發動，而匯票的價格是，如果必須，用金幣的轉運而維持。我們也曉得一個不穩妥的貨物可以破壞那個安全，於是給歐洲的生活所依靠的制度以重大的打擊。其次我們要討論的就是歐戰的影響。在這四年戰爭之中，所有的參戰國的力量總是用在互相破壞方面。於是英國的政府獲得國內工業的管理而盡力的製造火藥，這不獨用來破壞火藥的本身，並且把戰前工業的工廠的出品一齊毀壞。這樣事的影響把國內的出口貨減到最低額，而同時製造火藥的原料的入口貨大大的增加。這個同樣的原則對於各聯合國都是真的，其結果就是協約國所欠美國的債務的累積。

協約國因為要還這個債務，所以不得已把他們的海外的儲蓄賣出。這於是把歐洲從海外而獲得的贏利一概失去。後來協約國甚至於不得已要從海外借債。

所以，除開他的從前的贏利的失去，歐洲從此以後還要償付國外的利息。這個事情的意義就是：當歐洲的全力被大戰所吸收的時候，他應當增加他的出口來維持貿易的平衡。

再者，在大戰以前歐洲的入口貨的價額大半是用盡職務來償付的。但是在戰爭期中，他不能盡這些職務，所以又失去了一個償付的財源。自大戰以後他已經恢復了這些職務的一部分。不過歐洲的海上貿易還不曾恢復他的戰爭的損失，並且航業一事，他洲也正在漸漸的增加。同樣的，商務和銀行制度已完全的破壞了。

最後，各參戰國必須為從事戰爭來籌必需的款項。第一個法則就是徵收關稅和發行長期公債。這些事情把各國的盈餘的收入和儲蓄都吸收了，使他們離開他們的「發達歐洲的經濟生活的」普通目的而從事於戰爭和毀滅的生活。但是沒有那國完全用這些方法來供給戰爭的費用，所以其餘的數目必須增加他們的「有期負債」(Floating debt)來補充。

大項有期負債的結果，在他的最好的方面，是吸收國內所有現金，這種現金原來是用在生產方面的；在他的最不好方面，大項有期負債的結果就是引出貨方的擴張和國家的通貨的濫出。通貨濫出的意義就是：新鮮購買能力的人為產生而無一個「能够吸收這種購買能力的貨物」的同時供給。於是貨物的價格升高而同時外國通貨的價格也隨之而升高。或者，換言之，通貨濫

出的結果便參戰國的國外匯兌低落。

所以大戰的結果是盡力的破毀「支持戰前歐洲的經濟的構造」的貿易的循環。他阻止了戰前從歐洲流出的出口貨。他使戰前爲歐洲償付入口貨的利息的潮流倒轉回去。他破毀了從前歐洲服務世界的法則。他用盡並且毀壞了歐洲所有的蓄貯和原料。最後他紊亂了歐洲的通貨與信用，並他用低落他的匯兌方法使他難得獲得他必需的原料來重新活動他的出口的潮流。循環是已經破壞了，他到底能不能夠修補完善，還是一時待決的問題。

## 二

我們已經看見了戰爭的結果是使起歐洲破毀他的經濟的構造所根據的定律。休戰時的情形是很悲慘的簡單，但是我們中間大多數人都沒有看到他。

簡單說起來，歐洲的原料都已用盡，並且沒有製造品來買他們。他的海外的儲蓄已賣出了，還從外國借了債來供給戰爭的用途。他的商業和財政的制度都破壞了，並且他的海上貿易也被潛行艇政策所傾跌。他所有的儲蓄，他所有的力量，都被用在破滅的事業上。

他已經沒有充足的能力來從新創始他的生命所依賴的工業。他所有的不過是大項的紙幣，這些東西對於恢復他的原料的儲蓄方面，可以說是沒有多大用處。

雖然說了許多的話，然而這個完全的故事還是沒有說完。生命的戰爭稅和遭受還是必須要計算的，甚至於一般沒有受損失的人回來的時候，都覺得他們已經失去他們的規定工作的習慣。並且還沒有說到那些因為戰爭的原因所致的實在的損失——沙母 (Somme) 的田地和南土 (Lens) 的煤礦。

在各事之先，我們必須加入俄羅斯的失敗所產生的損失，因為俄國本是歐洲的倉廩。若是我們把這些事項一齊括攏來，我們就曉得戰事停止的時候我們所遇着的危險是如何大。

我們可以說，百年以前歐洲才從拿破崙戰爭恢復他的元氣。這也是真的，但是必須知道那時我的工業還是在幼稚時代。差不多各國都還是自己供給自己，並且他們的人口也是比較的少。在那個時候，歐洲大都是靠着農業，而各國並沒有集合攏來成一個大機械的構造的分部。

但是如果千九百十八年到千九百十九年間的事實是像我們已經說過的一樣，那麼，和會將

要採用甚麼手段來把歐洲從大戰的結果中救濟出來？老實的說來，和會決不會承認他們的存

在。  
於是他們討論從德國獲得賠款的可能性。他們並沒有承認唯一可能的方法是把德國一切的工業拿來，供給他們以原料，與人民以食品，使他們像一個「費用的工廠」來謀利息。這種事情也許是不仁，不過德國的人民總可以得着相當的食物。

再者，假借自決的名詞，老大奧國卻是分裂了。那些從他生長出來的新國家即時就設立許多抵抗彼此的風俗界限，於是就沒有知道若是他們把他們自己當作一個經濟單位，他們才能生存。這個結果是很明瞭的——就是一個財政和經濟混亂的國家已經產生了貧窮和飢餓的國家。最後，和約的結果，協約國剩下了最大的軍事委託，在那時候每個辨士都必須用來重興工業的機器。現在已經是弄明白了從前應當做甚麼事。從前就應當知道歐洲工業的重興是一個同「時候」競走的東西，也應當知道，同這樣事比起來，沒有甚麼要緊的事了。食品、原料和工人應當隨時送到有需要他們的地方去，並且必須不遺餘力的保護這種事的成功。

代替這種事情，發生了各種的小爭執——非姆，波蘭，小亞細亞，米索波達米，並且實在是全世界都有。這些事情都花費了金錢並且強迫歐洲的政府走到通貨濫出的路上去。沒有一個無罪的政府和會是比较罪最少的東西。

這事的結果，可以從停戰後所發生的匯兌運動中看看來。他們示我們以國家奢侈的結果，尤其是我們的軍事冒險的結果。在一年這季中，歐洲必須購買世界的小麥，棉花等等的收穫，若是沒有這些東西，他就不能生存。除開少許製造貨和紙貨外，他就沒有東西來償付他們的價值。這種紙幣對於世界的價值已經被現在的匯兌時價表明出來。把現在的時價和一年前歐洲正在購買上年的收穫的時候的流通價比較起來，我們就曉得歐洲是正在沉落於大戰所放在他的肩上的擔負中。

於是，一九一九年十二月，我們的金鎊在紐約值三圓八角一分；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就只值三圓四角四分。一九一九年十二月我們的金鎊能買四一·〇三法郎，四九·六三立耳(Lire)和一八一·五三馬克（我們可以把他們和分均價比較一下）。一九二〇年十一月這些時價是

五七·一七法郎，九五·一三立耳和二九二·八九馬克。這個就表明出來「枯乾」在本年中散佈所到的程度。

這個枯乾的原故是很明白的——歐洲因為生活的原故必須購買入口，但是他沒有甚麼東西可以賣出的，除非貿易的循環能夠恢復，他必定仍然沒有甚麼東西去賣。

我們可以問：「政府曾經用甚麼法子來改正這種情形？」這個答覆就是：政府所採用的法子，大半的結果都是使這種情形更變惡劣。

我們並沒有使人注意各政府的奢侈費的必要。個個人口唇上都有這個字，我們可惜的事情就是一般人不承認奢侈所引導我們的方向。因為每個債務的新負擔，每個紙幣的新發行把最後的苦劇拿近一步——當我們所依靠的機器受大戰的影響而衰微而不能夠再伏待我們的時候。

對於奢侈的結果的證例，我們很容易拿出來——大陸的通貨濫出和不列顛的E.P.D.前者使歐洲更爲不可能的購買，後者使我們的工業更難生產大陸所需並能使他們的能力能夠購買的



價值的貨物。但是無論結果如何，有一樣是很明白的：如果要救濟歐洲，這種奢侈非停止不可。

在他們採用的方法之中，各政府曾試圖規定他們的匯兌。在大戰期中這事也有很好的成績；但是他卻引出了我們海外抵押品的失去，和外國公債的升高。但是大戰以後，匯兌也讓他自己尋他自己的平面，其結果就是我們現在所看見的。

特發的努力也曾經用來禁止他們的跌落。司特林的跌落是暫時的，被去年運往紐約的金幣和購貨的減少所止住。一個月以後，法國用激烈的約束入口來止住法郎的跌落。或者因為他們的政府的奢侈的原故，所以他們只有一部的成功。

葡萄牙的政府盡力的用一個苛虐的命令來固定他們的匯兌，但是惟一的結果就是阻斷他們的入口。最後，我們盡力規定印度和東非洲的通貨的結就是發生了很多的公正的批評。

這種樣子的任何努力總是要失敗的，因為匯兌的時價不過是國家所遭受的經濟的疾病一個象徵。不剷除疾病的原因而僅剷除他的象徵是沒有用的，所以僅僅規定匯兌的時價而不管他的跌落的原因也是沒有用的。

若是還需要別的經濟制度的倒塌的證據，可以從前兩年中所盛行的暴亂的價格的搖動中得着。追尋這些價格的變動和他們的原因，是比較容易。歐戰停止的時候，歐洲的儲蓄的貨物都已經耗用盡了。他的一切的工業，都是在製造火藥而同時他的人民的衣袋中有一個紙幣增加的供給。

等到工業恢復了和平的基礎，定貨單從世界各地湧了進來，數月以前每個工廠都裝滿了定貨單。價格自然是漲高起來，投機事業很盛行，同時大項贏利變成了定律。無疑的，勞動者也要求在這一贏利中得一部分和較好的工資來對付價格的漲高。

猛烈的罷工於是隨之而起，直到他們獲得增加工資的允諾，這種工資的增加引起了生產價值的升高，於是逼迫製造家保持他的突漲的價格。就是政府也不能免除贏利。不列顛政府通過了國內的贏利案，同時他們賣給大陸的煤是每噸價十鎊。

這些價格的影響立刻在匯兌時價中表明出來，直到本年秋季，大陸的匯兌大大的跌落，以致歐洲無力購買我們的貨物。於是發上了一個變動，各種價格開始減低。這個價格的減低帶來衰

落的贏利，有些地方發生商店的倒閉，在多數職業上產生了失職問題。不列顛的職業中的防鎖也破壞暴落已經開始了。

這就是現時的情形。歐洲因為沒有我們的貨物正是垂斃的時候，但是歐洲不能產生他必需的貨物來償付我們的貨物。因為我們不能收取紙幣和跌價的通貨。所以我們的出口貿易是在衰微，我們的工業在慢慢的被絞，我們的人民也漸漸的沒有工作。那就是歐洲倒場對於我們的影響，我們現在能夠看見他的開始。我們知道當我們從必思克海峽 (Bay of Biscay) 向東走的時候，匯兌越變越壞——直等我們到了俄羅斯，那裏的羅布票 (Rouble) 是完全不值一錢。我們可以注意匯兌的時價，再來問我們自「他的結果將如何？」

三

我們已經曉得在大戰以前，歐洲靠着他的出口貨，海外債務的利息和他的職務的償付，可以供給一個比他能養活還大的人口。

此次戰爭減少或破毀了後兩個收入的泉源，把戰時公債的利息的要求放在那裏來代替他

們這就是說，自此以後，他不能像他在一九一三時所做的一樣，應當把輸出之出口額超過入口額。

更進一步，他平素用以購買次年的食品和原料的「製造品的供給」也不能繼續存在了。無論如何，除非他能夠獲得這些要素，他就不能重興他的工業制度，他沒貨物可以給人，他只能供獻紙幣。這種東西除非外人能用他交換貨物才有點用處，但是因為沒有貨物可買，所以自和議告成後他就繼續的跌落。

簡單說來，和議告成兩年後的情形，據匯兌的時價看起來，是比一九一八年的差得多。所以歐洲是慢慢的走到破產的地位，這就是說，最後他必不能購買生活絕對必需的東西。當那種事實發生的時候，制度的全部都會倒塌。這事的意義已經被俄羅斯的事實的情形表明出來——這個國家大半是以農業為基礎，若是任何歐洲國家能生活自己，他也必定可以。

這樣的一個災禍的所能性是如此的可怕，直到現在還沒有人敢暗示他，但是一般著作家覺得除非人民知道他們將要飄搖到什麼地方去，他們必定等不到來不及的時候才用力來免除他。

他們並不說現在拯救歐洲已經是不可能了，雖然這不是容易的事情，但是他們卻是說，如果讓情形這樣的再飄搖兩三年，那時就必太遲了。現在救濟大不列顛，自然是可能的事情；不過到那時自然是太遲了。

不幸的，我們並不缺少別的事實來證明我們的文明是在危險之中。我們只能簡單的把他們說明，但是無論何時在歷史裏面，一個文明將要走到他的盡頭的時候，總是發現出來相同的證據。

他們包括了道德中的一個顯著的寬弛和反抗固定道德法典的公然抗議。例如，母性的權利 (The Right to motherhood) 就可以表明出來這種意義。正宗信實的失敗的威權，當千萬人受貧乏的困苦的時候的奢侈華麗的嗜好；無法的暴動的精神，和對於公共社會大部分的冷淡心，都是一個將死的文明的特性的證明。

雖然現今這些罪惡在大不列顛中是很明顯的，然而他們還不及他們在許多大陸國家中那樣顯著，他們僅僅的聲明大不列顛現在還是比大陸強壯得多。

當大陸上的情形愈趨愈劣的時候，我們覺得賣出我們的貨物的困難漸漸的增加。在諸國之前，我們是依靠我們的出口貿易，美國也是因為同樣的原因受他的出口貨的損失，這事對於我們似乎是不能安慰我們。美國仍然能够養活他自己，不過我們卻是不能對於他，外面的貿易差不多是一種奢侈，對於我們他卻是一個純粹的必需品。若是沒有他，我們人口的半數將要餓死。我們已經在為我們的大陸市場的漸漸的關倒作見證，也差不多要為我們的製在國內市場有被大陸所賤賣可能性之驚慌作見證，但是這事的這一方面已經在十一月二十六日「日報」(Daily News)登載過。

除非大陸上的傾覆能够停止，我們的工業的這種抑制總會繼續上去，他使我們必須在現時慎重思量在那個事情中將要做甚麼。我們並不需要驚慌，更不需要直到危機降臨時的冷淡和不相信。那時已經是在太遲。我們不如把那樣的一個可能性放在我們籌畫之中，開始預備可選擇的計畫。

若是歐洲能够拯救，那麼，世事必會漸漸的糾正他們自己，第一樣要做的事情就是：各政府，無

論國內或國外，把他的用度減最少的可能數目，雖然這樣事情將要取消可羨慕的社會計畫或可寶貴的軍事位置，我們不過是不能供給他們。

各國不獨必須增加生產，並且還要觀察或者他們所製造的貨物是不是可以和他們必需用的交換。如果我們的儲蓄地裝滿了我們的鄰國因為匯兌低落而不能購買的貨物，這也是無用的事。我們在大不列顛必須開闢新的市場，如果是必須，用以貨易貨的法子也可以，特別的和那些國家，除開北美合衆國，要能供給我們以食品和原料的——例如，波蘭和俄羅斯。

但是假使歐洲不能夠拯救，甚麼會發生出來？簡單說起者，總不能把歐洲的溢數的幾百萬人運送到國外去。他們將要遭受的就是像在俄羅斯發生的一樣，也就是現在波蘭和奧國發生的——他們必會死亡。

那些活着的必會變成一個農業的民族，僅僅有簡單工業而沒有精巧的工業制度。我們不必以為這些話是言過其實。五年以前，你能不能想到俄羅斯會走到現在這種地位？我們必須曉得，俄羅斯代表地球的面積四分之一，當我們向東走從必斯克海峽到俄羅斯的邊界的時候，我們

曉得匯兌是漸次的增加。十一月三十日法國的五七·八〇法郎抵一鎊，意大利九五·五〇，德意志二五〇，奧國一·一七五，波蘭一·七五〇，匈牙利未曾記錄，俄羅斯——在波蘭的邊界有一羣飢餓的人朝西望着。

若是現時的制度不能恢復，甚麼是他的代替者？這並不是波爾斯維主義。那本是窮苦飢餓人的最後的棲所。當死亡的最後痛苦來到歐洲的時候，他也許會來，但是他不能重組織和養活現今這樣大的人口。他已經在匈牙利，德意志和意大利各國單獨發見過。他也曾被趕到地下去過——或者——但是只在短期時間。若是你要防止波爾斯維主義，你必須使人民有美滿的生活。無論如何，那就是歐洲的許多部分，我們不能做到的事情。那個做工的機械已經是被戰爭所破壞，他現在雖然還是在旋轉，但是每月他轉得比較慢，並且有較多的困難。

若是我們不能救濟歐洲，至少我們能够救濟我們自己嗎？

是的。若是我們即時預備，大不列顛必能救濟，但他將來必不是我們在大戰前所知道和親愛的大不列顛。我們在大陸的市場已經失去了，我們的出口貿易也被傾跛了，我們再不能够支持



我們的現時的人口。

一個猛烈的土地政策必會把現在集合在工業地境的數百萬人民安放在鄉村中去。必有數百萬人民移住在我們的海外的屬地和殖民地。我們的力量就是在這個地方。我們是一個有廣大隙地的帝國，也有產生我們還需要的食品和原料的土地，並且能供給我們以生活的簡單物件，我們可以拿這些東西來和歐洲比較更元始民族交換貨物。

我們的工業將要衰微，但是我們的地理位置必能使我們繼續為一種偉大的航海和商業種族。我們既然是西方最後的工業的區域，我們還是能夠輸運那些圍繞在太平洋的國家的商品，到那些住在俄羅斯的人民來和他交換他們預備供獻我們的礦產和原料。

但是那時的英格蘭必會是一個較小的，或者只有現今一半的人口，或者會成為大不列顛帝國中比現在還要更為謙和的一分子。我們切不要假定我們還是能繼續無限制的輸出大宗出口的製造物到奧大利亞洲，加拿大或者甚至致於南非洲。在戰期中，這些國家已經在接近他們生產原料的地方發展他們自己的製造業。這個進程必會繼續上去的。

你對於工業、商業和文明的中心總是遷移到西方去這件事，曾經受甚麼打擊沒有？在古典時代，地中海是中心點；在中古的時候，波羅地海是中心點，漢西亞的克聯合會就在此地（Hanseatic League）管理。到十六世紀，他又遷到大西洋去了。若是他又遷到太平洋去，那裏美澳二洲和中國、日本對峙，又將如何咧？試觀日本和美國的匯兌的時價，這種可能性是不是空想的。

但是把幾百萬人民移到別處去是很費時候的，若是工業制度是在破壞，那麼，將來有甚麼東西來代替他咧？國家社會主義是不能的，因為他預定一個大工業機械，或者基爾特社會主義者已經看見了一個最後解決的異象，但是，若是如此，他們必須現在就從雲霧裏面下來，趕急在此地動手建設他們的制度。

想像我們的基爾特員立刻就會變為一個聖人，這是無用的事。他會恰恰的像一個現在成為工業制度的一分子一個人一樣。將來一種比較好的制度也許產生比較完全的人，但是他們必須慢慢的進化。

同時有智慧的人會用他必拿得的原料，實在說起來，普通的英國人，雖然他有錯處，還是地球

的精悍者。簡言之，爲甚麼現在不趕急動手建設新制度，好等舊制度完全破毀了的時候我們又有一個活動的機器？

但是或者這還是一個夢想。最後，若是他是較好時代發生以前的黑暗時代，又將如何咧？  
和曙光二者我們可以選擇一個，但是可以對牆上的字望一望，問一問那一國將要跟隨俄羅斯，那麼，回答我們這個疑問的就是匯兌的時價。